

冰心儿童图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得主 袁博 最新力作

狮子的心

袁博 著

动物
小说王子
袁博
非洲系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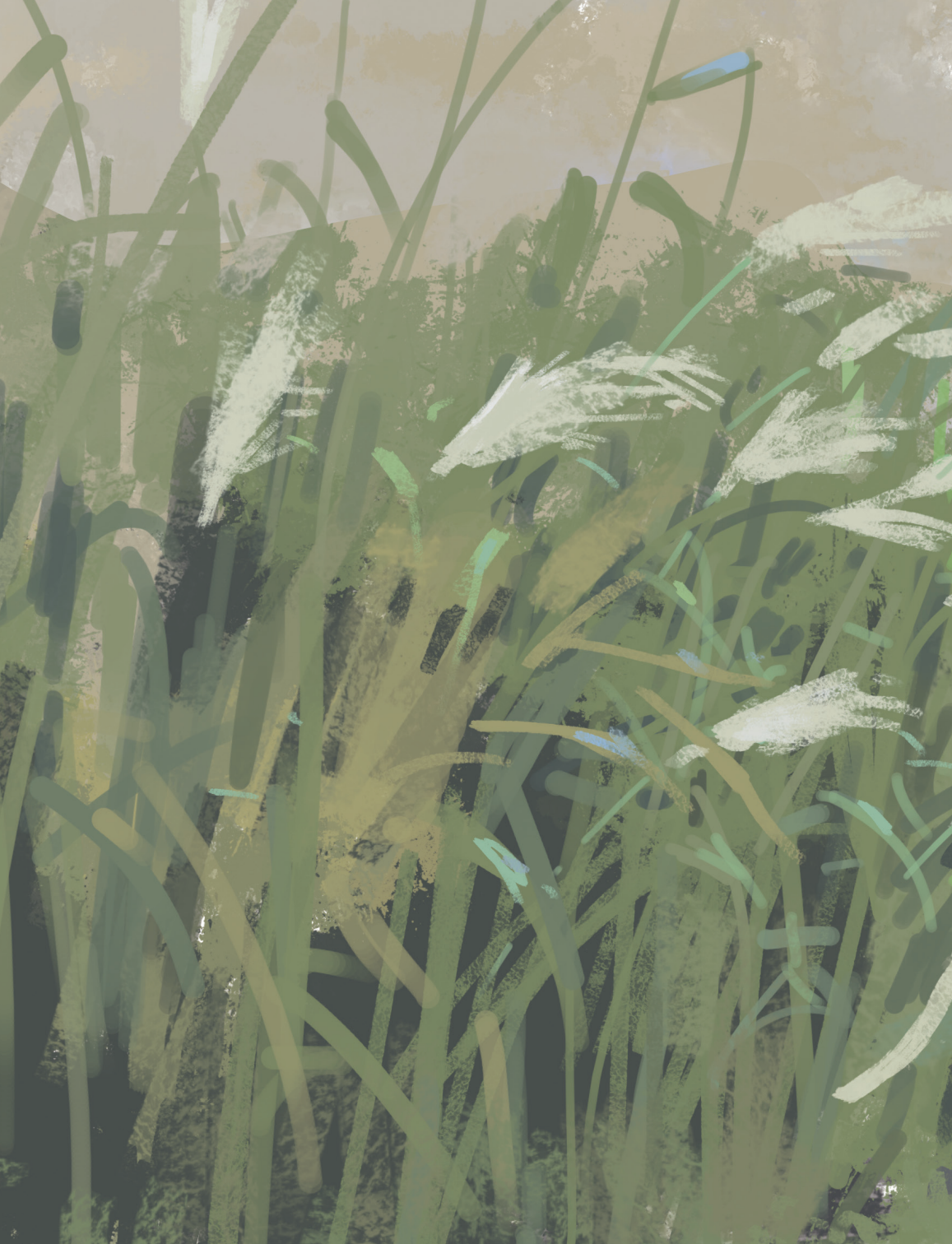
狮子的心

袁博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狮子的心 / 袁博著. —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8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ISBN 978-7-5376-8292-3

I. ①狮…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2451号

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书 名 狮子的心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 王 鹏

责任编辑 孙卓然 绘 画 吴子晋 徐 辉 田 丽

美术编辑 季 宁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80×1300 1/32

印 张 5.5 彩插 0.12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8292-3

定 价 18.00元

狮

内容提要

小雌狮白雪生来毛色纯白，好似乞力马扎罗山巅上终年不化的积雪，十分漂亮。然而，这是一种不祥的颜色。

自古以来，非洲狮的皮毛都是金黄色的，与旱季金色的草原浑然一体。这既是狮群狩猎时的伪装色，也是幼狮的天然保护色。白雪醒目的毛色暴露了同胞的行踪，给狮群带来接二连三的灾难……在环境极度恶劣的纳特龙盐湖边，失去父母的小狮子白雪学会了隐蔽自己，学会了狩猎，不放弃任何生存的希望——因为它相信自己有着一颗狮子的心。

多年之后，白雪成了草原上最优秀的猎手。它的勇敢、机智和善意，让狮群重新接纳了它。然而，当白雪回归狮群时，它雪白的毛色又会给狮群带来怎样的命运？

目录

第一章	“小怪物”	1
第二章	马迦狮群	9
第三章	狮群的新秩序	16
第四章	逃离故土	23
第五章	妈妈最后的心愿	28
第六章	王猎豹黑鼻	33
第七章	天然仓库	39
第八章	半只火烈鸟	46
第九章	胡狼一家	53
第十章	一方英雄	61
第十一章	一只半大的疣猪	68
第十二章	黑鼻被围	75
第十三章	引来鬣狗	81

第十四章	疗伤	88
第十五章	猎捕小羚羊	94
第十六章	胡狼妈妈死了	99
第十七章	黑鼻做了母亲	105
第十八章	三只幼狮	115
第十九章	雄狮黑森	122
第二十章	活下去	128
第二十一章	回到狮群	136
第二十二章	金球、黄球	141
第二十三章	夜袭老水牛	146
第二十四章	母亲的心	151
尾 声	158
自然博物馆	狮子	161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博	165





第一章 “小怪物”

鬣狗趁雌狮金尾尖返回狮群打猎的时候，袭击了它养育幼崽的巢穴，金尾尖的两只幼崽和白色的“小怪物”都不见了。

金尾尖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现在，稀树草原的草还是青黄色的，还未变成金黄色。

两个半月前，金尾尖在高高的草丛中的岩石上生下了两只小狮子和一只“小怪物”。“小怪物”有着一身雪白的毛皮，眼睛还未睁开。“小怪物”粉红色的鼻头嗅来嗅去，似乎在找寻妈妈的乳房。

金尾尖急忙躲开，将两只刚生下的正常幼崽叼离了

产房，仔细地舔舐着它们带有棕黑色斑点的浅黄褐色皮毛。两只小狮子“啊——嗷，啊——嗷”地叫着，金尾尖亲吻着它们黑黑的小鼻头，巨大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漫上心头。

金尾尖是一头饱经风霜的雌狮首领，虽然它已经十五岁了，生育过十七只小狮子，但没有一只小狮子能够活到成年。也许，这窝幼崽就是金尾尖最后的孩子了，它们是金尾尖做母亲的最后希望。

金尾尖安顿好两只小狮子，提心吊胆地回到刚才产崽的地方，想探寻个究竟。“小怪物”还在“啊——嗷，啊——嗷”地叫着，四处寻找着妈妈。

看着“小怪物”孤独无依的样子，母亲的天性使金尾尖情不自禁地走近了它，温柔地舔了舔它的额头、它的眼睛、它的面颊、它的鼻头。忽然，金尾尖感觉“小怪物”跟其他两只小狮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皮毛的颜色有些特殊而已。

可是，特殊的毛色正是“小怪物”最致命的危险。

自古以来，狮子的皮毛都是金黄色的，同旱季金黄色的草原融为一体。这是狮子狩猎时天然的伪装色，也

是幼狮天然的保护色。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草原上，白色都是最醒目的颜色。

白色，除了更容易引起鬣狗这种无孔不入的草原盗贼的注意，还会引来时时刻刻在大草原上空逡巡着的猛禽对幼崽的杀戮。从另外两只正常幼崽的安全考虑，它无论如何不能留下这只白色的“小怪物”。

金尾尖狠狠心，闭上眼睛，就在它冲着“小怪物”的脖颈咬下去的那一刻，“小怪物”凭着嗅觉努力移动着身体，将它特有的粉红色的鼻头拱在了金尾尖的腹下。金尾尖的理性瞬间崩溃了。

母性的温情战胜了理智，金尾尖给白色的“小怪物”喂了第一口奶。

白色“小怪物”的存在，使金尾尖每一刻都提心吊胆。种种迹象表明，“小怪物”的存在威胁到了金尾尖另外两只幼崽的生命安全。

两个月前，在一次搬家的途中，金尾尖嘴里叼着白色“小怪物”的颈肩部，走得很慢很慢。金尾尖每走一步，



都在下着决心——下一步就在嘴巴上用一下力，将“小怪物”处死。

明天，金尾尖的幼崽们就满两周了。在两周前，幼狮的眼睛是闭着的。满两周的幼狮随时都会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上疼爱它们的妈妈。金尾尖不想让“小怪物”看到自己。金尾尖决心在“小怪物”睁开眼睛之前，结束它本不该拥有的生命。或许，这可以减轻一些金尾尖作为母亲的负疚感。

让金尾尖没有料到的是，“小怪物”忽然转过头，用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望着它，就像不染纤尘的明洁的天空。

金尾尖一颗母亲的心又软了下来，嘴巴上怎么也使不出力气。

草原上的雨水越来越少，旱季即将来临。

青色的草在逐渐变黄。等到旱季草色金黄的时候，“小怪物”白色的皮毛就更为醒目，将会给它身边的兄弟姐妹带来无穷的灾难。

昨天晚上，金尾尖终于下定决心：明天早早地叫醒两只金色的小狮子，偷偷带它们回到狮群。它只能将

“小怪物”独自遗弃在这里，由它自生自灭。

尽管金尾尖已经接受了“小怪物”是它孩子的事实，甚至给了“小怪物”比其他两只幼崽更多的玩耍时间和奶水。金尾尖是一个母亲，无论怎样，它都会爱它所有的孩子。但理智在时时提醒着金尾尖，不能将“小怪物”留在身边。否则，不只是它的两个孩子，整个狮群的幼崽都会遭遇危险。

狮群的安危更为重要，请理解一个雌狮首领的心。

第二天黎明，未等金尾尖醒来，两只金色的小狮子就同“小怪物”开始了追逐猎物的游戏。小狮子们相互撕咬着，扭成一团，随后友善地分开。它们只是在闹着玩，毕竟，它们是骨肉相连的兄弟姐妹啊！

看到金尾尖醒来，三个淘气包以夸张的跳跃姿势，从它侧面的草丛中蹦了出来。它们张着嘴，嘴唇用力地向后收缩着，一起扑过来，拍打妈妈的头顶。金尾尖温柔地用它重达一百六十千克的将三个淘气包扑倒在地，直到三个淘气包嘻嘻哈哈地求饶，设法扭动着身体，从妈妈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下爬出来。

金尾尖醉了，陶醉在母亲的温柔乡里，一颗狮子的

心被柔软的母性彻底融化了。

没想到，灾难真的降临了。

金尾尖不停地呼唤着它的孩子们，仔细搜索着每一寸草地、每一个灌木丛。金尾尖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它的孩子们能凭本能躲藏起来，躲过鬣狗的袭击。

金尾尖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狮子妈妈。它不停地搬家，甚至将幼崽们藏在这荒凉之地，一处灌木丛生的浅浅的沟壑里。这个地方的上部有枝蔓缠绕，“小怪物”越来越耀眼的白色皮毛不会引起天空中猛禽的注意。只是金尾尖没想到，可恶的鬣狗又一次与它过不去，这么快就又盯上了它可怜的孩子。金尾尖过去的十七个孩子中，有六个是被鬣狗咬死的。

金尾尖努力地探寻着幼崽们有可能藏身的每一处地方。远处，一个废弃的疣猪洞前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那是金尾尖的一双金黄色的儿女发出的叫声。金尾尖俯下身来，小心地察看着两只幼崽的伤势，舔舐着它们的眼睛，急切地等待着它们睁开眼睛，拱入妈妈的腹下，争抢奶水吃。

可是，痛苦的呻吟声渐渐微弱下去。两只金黄色的小狮子无声无息地永远地睡去了。

金尾尖，这个饱受失去儿女的痛苦折磨的母亲，继续温柔地舔舐着一双儿女的伤口，整理着它们凌乱的毛发，不时发出柔和的呼唤声。

月亮已高高挂在空中，时隐时现，似乎不忍看到这令人心碎的一幕。

金尾尖向着躲起来的月亮无力地哀嚎着，哀嚎着一个母亲的悲苦，追忆着它不幸的儿女们。金尾尖苍老的声音里，传出的全是绝望。

突然，疣猪洞中滚出了一只白色的小狮子。

白色的小狮子“嗷嗷”地叫着，钻到了金尾尖的腹下。月光下，小狮子洁白无瑕，好似远方乞力马扎罗山巅终年不化的积雪。

从此，在金尾尖的心目中，白色的“小怪物”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它唯一的孩子：小雌狮白雪。它会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呵护它、保护它。

第二章 马迦狮群

金尾尖所在的马迦狮群是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外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生狮群，是火山口内一个古老狮群的后裔，既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又不缺乏新生的希望。

马迦狮群总共有十六名成员。雄狮褐鬃毛，正处于壮士暮年，雄心犹在。雌狮耷耳朵、金耳正是做母亲的最好年华，是金尾尖姐姐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耷耳朵和金耳自小一起玩耍，一起打猎，一起进食，一起生儿育女。在金尾尖的帮助下，耷耳朵和金耳已养大了七个儿女。两头少年雄狮已被赶出了狮群，现在留在狮群的是五头少年雌狮，都已经两岁多了。今年，耷耳朵和金耳又同时生下了七头幼崽，现在已全部回到了狮群。

金尾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十五岁高龄时又做了母亲。虽然金尾尖也带着幼崽，但它仍像两年前一样，

在褐鬃毛的帮助下，供养着耷耳朵、金耳两姐妹和它们的幼崽们。耷耳朵和金耳两姐妹天天充盈的奶水，足可以证明金尾尖和褐鬃毛有多么能干。金尾尖尽可能多地在黄昏捕猎，因为在白天，雪白的小狮子会更容易暴露幼狮们所隐藏的位置，需要金尾尖的看护。

可是，灾难终究还是发生了。

第二天黄昏，褐鬃毛一声高过一声地吼叫着，催促金尾尖回归狮群狩猎。

金尾尖收起破碎的心，用前爪轻轻拍了拍白雪的小脑袋，准备带白雪回归马迦狮群。金尾尖在起身的瞬间，又看到了那两只金黄色小狮子遍体鳞伤的尸体。

金尾尖再次犹豫了，它真怕白雪那格外耀眼的皮毛会给狮群中的七只小狮子带来灾难。如果灾难再一次发生，自己将对不起马迦狮群，更对不起褐鬃毛。

褐鬃毛是在金尾尖最无助的时候来到它身边的。

六年前，四只流浪的雄狮侵入了金尾尖所在的狮群，狮群中原有的雄狮被全部驱逐。

雄狮有一个陋习：当新的雄狮侵入狮群后，会杀死狮群中所有不到两岁的小狮子，以便繁衍流着自己血脉的后代。

金尾尖的姐姐是当时的雌狮首领，也是聋耳朵和金耳的母亲。为了保护幼狮，它挺身而出，不幸被流浪雄狮拍伤了肩胛骨。金尾尖为了支援姐姐，保护聋耳朵和金耳，也被抓伤了一只眼睛。

金尾尖的姐姐带着未满一岁的聋耳朵和金耳逃出了狮群。金尾尖为了照顾受伤的姐姐，也离开了被四只流浪雄狮控制的狮群，带着聋耳朵和金耳，九死一生，走出了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

姐姐却永远地留在了火山口边缘。在姐姐死去的那个漆黑的夜里，金尾尖第一次看到了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

在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壁上，能望见遥远的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雪山。在非洲大陆，乞力马扎罗雪山是最高的山峰。在赤道附近的东非稀树草原上，只有乞力马扎罗雪山的山巅才拥有白色的雪。

这么多年来，金尾尖时常想起它的姐姐，想起那个漆黑的夜晚，想起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在金尾尖的记

忆中，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是那么耀眼夺目，在无助的岁月里给了它信心与力量。

火山口外的生活极其艰难。金尾尖带着耷耳朵和金耳流浪于各个狮群的边缘地带，靠捡食一些残渣腐肉，捕食一些小型动物勉强生存。金尾尖和两只小狮子居无定所，饮水成为它们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水源对狮群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狮群大多将水边作为领地的核心地带，不让陌生的狮子靠近半步。

有一次，耷耳朵和金耳实在口渴难耐，金尾尖冒险带领它们进入了一个狮群的领地，慢慢潜行到了小池塘附近。金尾尖没想到，领地上的雌狮群正潜伏在池塘附近的草丛中，计划围猎一头水牛。金尾尖和两只小狮子的潜入，破坏了雌狮们完美的狩猎计划。雌狮首领恼羞成怒，带领雌狮群狠狠地教训了它们一顿，将它们三个驱逐出了领地。远处，正在观看雌狮打猎的领地内的青年雄狮褐鬃毛，看到了金尾尖和两只小狮子窘迫的处境。

那天夜里，褐鬃毛偷偷将狮群吃剩的一大块水牛骨架拖到了金尾尖面前，使金尾尖和两只小狮子在离开古

老的火山口狮群后，吃上了第一顿饱饭。

金尾尖它们就在褐鬃毛所在的狮群领地边缘住了下来。虽然时常遭到狮群里的雌狮的骚扰，甚至被驱逐，但它们都忍了下来。褐鬃毛时常偷偷溜出狮群，给它们带来一些食物，还帮着它们找到了一处小小的水源。

两年过去了，耷耳朵、金耳长大了，成为魅力十足的金色雌狮。

有一天，褐鬃毛将金尾尖它们三头雌狮公然带入了它所在狮群的领地，在领地内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雌狮首领带领八只成年雌狮将金尾尖它们团团围住，要置它们于死地；雄狮首领带领另外两头雄狮向褐鬃毛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番混战，金尾尖它们三个被雌狮们抓咬得皮开肉绽，狼狈不堪地逃出了领地；褐鬃毛被雄狮们撕咬得面目全非，并被雄狮首领咬下了尾鬃，逼出了领地。

此后的几年里，褐鬃毛顽强地带领着三头雌狮，在几个狮群领地的夹缝中逐渐占据了一片富饶的领地，才有了不断发展壮大的马迦狮群。

身为雌狮首领，不但要保证自己后代的安全，更要让整个族群发展壮大。理智地来看，金尾尖无论如何不应该把白雪带回狮群。

可是，白雪是金尾尖唯一的孩子，也可能是金尾尖的最后一个孩子，是金尾尖这一生做母亲的最后希望。尽管在别的狮子眼里，这只白色的小狮子是一个不祥的“小怪物”。

一颗狮子的心在挣扎。

褐鬃毛早已等得饥肠辘辘，它率领着狮群大大小小的十五名成员前来催促金尾尖带领着雌狮们去打猎。

当褐鬃毛走近金尾尖时，它看到了两具已经僵硬的金黄色的幼崽尸体，尸体上已经爬满了苍蝇。褐鬃毛举起它那没有尾鬃的尾巴，悲伤地摆动着，一次又一次，似乎是在为它的孩子驱赶着蚊蝇，让它们安心地熟睡，又似乎是在努力抑制着伤痛，下意识地宣泄着心中的悲伤。

金尾尖看着褐鬃毛那一下一下摇动着的苍老的尾巴，悲苦涌上心头，金尾尖不知道该怎样安抚褐鬃毛那颗饱经沧桑的痛苦的心。

不，它还有一个孩子。金尾尖终于下定决心，将藏在自己身后草丛中的白雪推到了褐鬃毛面前。

整个狮群一下子惊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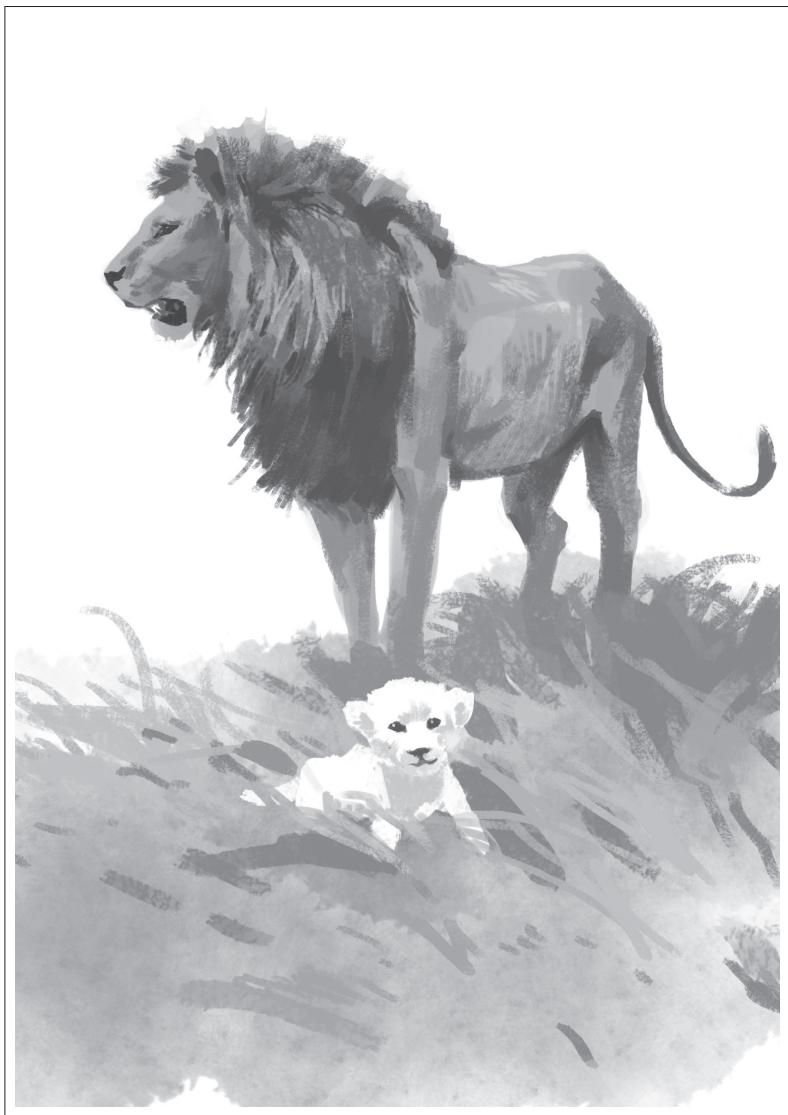
第三章 狮群的新秩序

无论白天黑夜，褐鬃毛都在远离雌狮打猎的地方，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幼崽，尤其是白雪。褐鬃毛和金尾尖深知，白雪特殊的毛色是目前马迦狮群最大的麻烦。在白天，如果让白雪跟着狮群狩猎，别的动物很远就能看见它们，狮群根本就接近不了猎物；在夜里，白色的皮毛反光，看上去就像信号灯，一下就把整个狮群的行踪暴露得一清二楚。

此外，金尾尖还更改了往日马迦狮群进食的秩序。金尾尖竟然让褐鬃毛带着白雪首先享用猎物。

狮群在分享捕杀到的猎物时，有着严格而近乎残酷的等级规定。首先享用猎物的是雄狮，然后才能轮到雌狮和未成年的小狮子，它们只能吃到雄狮剩下的食物。

对于目前的马迦狮群进食的新秩序，大家都很有意



见：耷耳朵很有意见，金耳很有意见，就连今年刚出生的七只小狮崽也很有意见——它们已经公开不和白雪在一起玩耍了。

它们哪里知道，这是金尾尖在费尽心机地保护猎物不被鬣狗和秃鹫抢走。因为只有让褐鬃毛以最快的速度带走白雪，才能解除猎物被发现的危险，才能让大家安安静静地吃上一顿饱饭，才能确保七只幼崽的安全。

但耷耳朵、金耳不这样想。它们感到了极大的不公平，狮群里不只白雪一只幼崽，为什么大家都要因为它而改变呢？

金尾尖是一只有计谋、有速度、有力量的猎捕能手，尤其善于潜行伏击，但它需要耷耳朵和金耳的积极配合，才能猎得大型猎物。

昨天，狮群就没有捕到大型猎物。一大早，金尾尖就盯上了路过领地的水牛群，队尾的一头又瘸又拐的老公水牛被它定为了猎杀目标。金尾尖带领着狩猎狮群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老水牛，想从气势上压倒对方。狮群步步紧逼，一头少年雌狮首先采取了行动，它从水牛身后出击，但它

的突袭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水牛用尖角和硬蹄做着拼死的抵抗。少年雌狮们面对巨大的牛角，败下阵来。

眼看捕猎行动即将失败，金尾尖奋不顾身地从水牛的后面跃上了它的臀部，撕扯着水牛的腹部。可直到这时，耷耳朵和金耳都没有出现。

十五岁的金尾尖已渐入老境，无法与水牛单独对抗。没有耷耳朵和金耳两头雌狮一左一右从侧面进攻，壮大声势，金尾尖无法独立完成捕杀水牛的任务。眼看着水牛进入了沼泽地，金尾尖制止了少年雌狮们的继续追杀。

少年雌狮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捕杀水牛的本领，它们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捕杀大型猎物的技能，积蓄捕杀大型猎物的力量。如果现在贸然让少年雌狮们进入沼泽追杀水牛，它们很可能被锋利的牛角弄伤。

第二天，天刚破晓，金尾尖就呼唤着耷耳朵、金耳一起出猎。金尾尖已感到饥饿难耐了，少年雌狮们更是肚子咕咕乱叫了一夜。要想狩猎大型动物，金尾尖必须得到耷耳朵和金耳的协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今天，金尾尖还是只能独自带领五头少年雌狮觅

食，因为耷耳朵和金耳早已不见了踪影。

在沼泽地的东南角，耷耳朵和金耳盯上了一小群小羚羊。耷耳朵和金耳利用高高的芦苇做掩护，悄悄地接近了目标。一头小羚羊反应不过来，跑错了方向，误入了金耳潜伏的沼泽地，被金耳悄无声息地咬断了脊椎。耷耳朵与金耳偷偷分食了小羚羊。

金尾尖带领着五头少年雌狮来到了开阔的草原上。在浅黄色的草丛间，狮子金黄色的皮毛构成了完美的伪装，常常能骗过猎物的眼睛。

金尾尖发现了一头疣猪，一头七十多千克的疣猪。整个马迦狮群要想吃顿饱饭，至少需要一百千克的猎物。每头成年雄狮每天需要十千克的肉，每头成年雌狮每天需要七千克的肉。算起来，这头疣猪能让狮群勉强吃上一顿饱饭。

金尾尖示意大家，收起爪尖，一点点地悄悄靠近目标。一旦被疣猪发现，狮群可能会前功尽弃。因为疣猪跑得很快，时速可达五十五千米。狮子的最高时速也只不过是五十八千米。更可怕的是，疣猪有四颗巨大的獠

牙，锋利而坚硬，轻易就能刺穿成年狮子的身体，何况是未成年的少年雌狮。

如果不是整个狮群都饿得发慌，金尾尖是不会带着少年雌狮们来冒险捕捉疣猪的。

金尾尖仍在观察疣猪的一举一动，等待这头疣猪埋头啃食草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袭它。金尾尖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不能让任何一只少年雌狮受伤。

少年雌狮们却等得烦躁不安，口水都滴了下来。疣猪似乎觉察到了周围环境的细微变化，没有吃一口草就迅速逃走了。

第三天，金尾尖带领的雌狮群依然一无所获。

月亮升上来了，褐鬃毛饿得睡不着，气呼呼地将白雪这个白色“小怪物”送到耷耳朵和金耳的中间。褐鬃毛威严地低吼了一声，警告耷耳朵和金耳看好幼崽们，它要与金尾尖外出打猎。

金尾尖望着饿得不成样子的少年雌狮们，别无选择，只能跟随褐鬃毛夜间出猎。金尾尖犹豫着走了几步后，又回来将白雪放入了耷耳朵的怀中，将白雪与其他

幼崽隔离开。

耷耳朵望着走远的褐鬃毛和金尾尖的背影，没好气地将“小怪物”白雪赶进小狮崽们睡觉的地方，耷耳朵觉得这头白色的小狮子没什么理由受到优待。耷耳朵和金耳呼呼大睡，继续做着它们品尝小斑羚的美梦。

一群夜间觅食的鬣狗，一眼就看见了雪白的小狮子所在的地方。借着这个雪白色标记的指引，它们准确无误地瞄准了八只正在酣睡的幼崽。没等睡梦中的耷耳朵和金耳反应过来，七只幼崽早已成为了鬣狗的腹中之物。

只有白雪——这只神奇的白色“小怪物”，在幼崽们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时，凭着求生的欲望，勇敢地跑进了不远处高高的芦苇丛，消失在了旱季雪白色的芦花之中。

第四章 逃离故土

八只幼崽，一夜之间只剩下了“小怪物”白雪，奎耳朵和金耳悔恨不已。

不管怎么说，狮群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金尾尖从这次事件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虽然高高的芦苇遮挡了捕猎的视线，但它同时也遮挡了自己。白雪隐蔽在残败的芦花之间，真是浑然一体，就像金黄色的狮子潜伏在浅黄色的草丛间一样。

金尾尖终于意识到，白雪是能够靠自己活下去的。金尾尖开始教白雪独自生存的技巧和狩猎技能。

白雪终于长到六个月大了。金尾尖除了打猎，剩余的时间几乎都陪白雪在沼泽边缘的芦苇丛中度过。金尾尖根据白雪的毛色特点，教会了白雪在浓密的芦苇间潜行、伏

击小型猎物的本领，让它学会在芦苇丛中隐蔽自己。

一个寂静的黎明，沼泽地中夜行的动物已经睡了，昼行的动物还未醒来。白雪偷偷离开妈妈，利用干枯的芦苇做掩护，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沼泽对面沟壑中的疣猪洞，它想搞清楚那个洞里到底住着几只小疣猪，是五只还是六只。

一只胖胖的小疣猪似醒非醒地打着呼噜，到洞边喝水。白雪所在的位置，正是绝佳的埋伏地点，小疣猪看不到白雪这边的情况，白雪却将小疣猪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白雪一个前扑，一下子就将小疣猪掀了个底儿朝天。小疣猪还来不及喊叫妈妈，白雪就已经狠狠咬住了小疣猪的脖颈。虽然白雪稚嫩的乳牙还咬不断小疣猪的颈椎骨，但它从金尾尖那里学来的捕猎技巧，足可以将小疣猪活活憋死。

白雪感觉天在笑，地在笑，芦苇也在笑，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如此温暖。白雪第一次狩猎就捕获到了一头肥硕的小疣猪——这是连少年雌狮们也不敢招惹的动物。白雪想把猎获到的小疣猪放到狮群面前，证明自己不是一只无用的白色“小怪物”，而是一头真正的狮子，一

头与马迦狮群别的成员没有任何区别的狮子。

尽管白雪有着与马迦狮群不一样的皮毛，却始终有着一颗狮子的心。

白雪太小了，仅仅六个月大，它对这个险恶世界的规则还不了解。

三头流浪雄狮早已盯上了白雪。芦苇丛给白雪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同时也阻挡了白雪的视线。白雪对一直尾随着它的流浪雄狮们毫无觉察。

三头流浪雄狮徘徊在马迦狮群的领地边缘已经很久了。赶走褐鬃毛，消灭白雪这只狮群中唯一的幼崽，就可以得到八只雌狮，拥有一块不错的领地。这是三头流浪雄狮不懈的奋斗目标，只是它们还未找到一个最好的契机。

褐鬃毛还未醒来就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等褐鬃毛看清楚白雪后面鱼贯相随的三头雄狮时，它们几乎已经在咫尺了。褐鬃毛势单力孤，不敢贸然迎战。它一边前行，一边发出低沉的咆哮。

耷耳朵和金耳躲在褐鬃毛身后，保持着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五头少年雌狮想冲上前去，将白雪救过来，却被耷耳朵和金耳挡在了身后。

小狮子白雪嘴中叼着小疣猪，用一双蓝莹莹的眼睛望着它的亲属们。它看到整个族群都在迎接它归来，无限的温暖弥漫了它的全身。但愿从今天开始，狮群能把它当作一头真正的狮子，一起捕猎、一起进食、一起宿营。

可是，白雪对狮群严肃的表情感到有些奇怪。

它回过身，四处张望。离白雪最近的雄狮的血盆大口正凑近它的脊背。惊慌之中，白雪将小疣猪扔进了雄狮的嘴里，躲进了奋不顾身冲上来的金尾尖的腹下。金尾尖的臀部被后面的两头雄狮一左一右各抓了一巴掌。

三头雄狮暂时放过了白雪，发出震耳欲聋、地动山摇的吼声，它们想用咆哮声将褐鬃毛赶出领地。

金尾尖一边密切关注着局势，一边示意少年雌狮们将白雪带走。白雪却执意跟在妈妈的身边，要坚守着马迦狮群的领地。因为白雪深信：从今天开始，自己就是一只真正的狮子了，它要与马迦狮群的所有成员在一起。

褐鬃毛一边与三头流浪雄狮对峙着，一边威严地命

令金尾尖赶快将白雪带走。

金尾尖刚一转身，三头雄狮就将褐鬃毛围在了中间，疯狂地开始了击打和撕咬，想置褐鬃毛于死地。褐鬃毛像一座雕像一样稳稳地站着，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毫无还击之力。褐鬃毛死死坚守着，因为只要褐鬃毛不倒下，只要褐鬃毛不逃出领地，这片领地就还在它的统治之下，它的女儿白雪就有时间逃离。

直到金尾尖带着白雪消失在芦苇深处，褐鬃毛才一瘸一拐地逃出了马迦狮群的领地。

雄狮们收起凶恶的嘴脸，低声恫吓着，向雌狮们步步逼近。奔耳朵和金耳带领着五头少年雌狮低声呜咽着，它们温顺的叫声很快就软化了三头雄狮。本来马迦狮群的雌狮就不是三头流浪雄狮攻击的目标。

三头流浪雄狮想杀死的是幼狮白雪，只要杀死白雪，这个狮群中就没有幼崽了。几周后，马迦狮群的所有雌狮就会重新进入发情期，很快，三头雄狮就会让雌狮生下许许多多流着自己血脉的幼崽，建立一个属于三头雄狮的全新狮子族群。

第五章 妈妈最后的心愿

金尾尖已是十五岁高龄的老狮子了，多年的捕猎生涯，使它失去了两颗犬齿和一只眼睛。金尾尖的臀部也在救白雪时，被流浪雄狮抓伤了。伤口很深，并且感染了。伤口的溃烂削弱了金尾尖的捕猎能力，使金尾尖变得越来越虚弱。

作为一个母亲，金尾尖其实心里非常清楚：白雪是一只白色的狮子，不会有哪个狮群接受它。白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独自生活、独自捕猎、孤独一生。

金尾尖不顾伤口已经开始溃烂，带着白雪进入了沼泽深处。

经过两天两夜的艰难跋涉，金尾尖终于为白雪找到了一个较为理想的家园，它们在沼泽边的一棵歪脖子树

下安了家。平时，金尾尖让白雪躲在沼泽边开着雪白芦花的芦苇丛中。在盛开着芦花的芦苇丛中，就连金尾尖自己也辨不清哪边是白雪，哪边是芦花。

金尾尖还要白雪一定学会在树上生存的本领，增加活下去的可能性。

在树上生存，三百万年前也曾是狮子祖先的生活方式，只不过随着这个地区气候越来越干燥，森林逐渐消失，草原越来越开阔，面对开阔的大草原，它们改变了自己，身材变得越来越高大，四条腿变得越来越粗壮，从此失去了在树上生存的能力。只有小狮子还能树上树下行走自如。

金尾尖要从现在开始，加强对白雪爬树能力的训练，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这会在今后的危急时刻救白雪的性命。

尽管白雪不明白妈妈的意图，但它知道，现在只剩下它和妈妈相依为命了。它要学会很多很多本领，保护自己，保护妈妈。它一遍一遍按妈妈的要求爬树，尽管它每个步骤都是正确的，但它只能爬到树的一半。金尾尖布置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幼狮的能力范围。因为金尾尖

选择的是一棵树干近乎笔直的大树，而狮子无论大小，从来都只能在歪脖子树上逞英雄。

白雪不分昼夜地练习着。尽管白雪很迷茫，为何自己不能像其他小狮子一样尽情地在草地上玩耍，非要如此辛苦地练习爬树。

终于，白雪不但爬上了树顶，还将一只水鸡拖上了树杈。

什么都难不倒神奇的小狮子白雪。

让白雪感到委屈的是，来到沼泽深处后，它不但失去了族群，失去了伙伴，连妈妈的宽容、慈爱、温柔、深情也不见了。

从前，妈妈都是陪它训练、陪它玩耍，甚至会陪它做些有趣的事情。例如，有一次，妈妈抓来一只水鸡，陪它反反复复扔来扔去玩耍，玩累了就在树荫下趴下来，把它揽入怀中，帮它舔去因调皮而弄得满身都是的灰尘，咬死寄生虫，赶走苍蝇。可现在的妈妈就连午餐过后正常的为它清理身体、梳理毛发都不做了。每次，白雪忍不住孤独，强行钻入妈妈的腹下，都会被妈妈狠



狠踢开。白雪明白，妈妈的意思是：规矩点儿，离妈妈远点儿，赶紧练习爬树，快点儿外出狩猎。

不仅如此，妈妈还会经常离开白雪，独自外出。

白雪不知道，它的妈妈金尾尖已经病入膏肓了。如果金尾尖不是一只小白狮子的母亲，如果金尾尖不是白雪唯一可依靠的亲人，它早就会找个温泉躲起来独自疗伤了。离开沼泽地潮湿恶劣的环境，金尾尖的伤口或许还能好起来。但金尾尖是白雪的妈妈，是一只白色小狮子的妈妈。金尾尖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一只狮子会帮助白雪生活下去。金尾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白雪更多的生存技巧，为白雪争取更大的生存希望。

金尾尖也需要温情，它尤其渴望白雪那柔嫩的乳牙的啃咬。但为了白雪能尽快学会独自生活，金尾尖宁愿牺牲掉这最后的母子亲情，尽可能快地将自己的一身技能传授给白雪。

白雪也在努力着，努力做一只孤独而勇敢的狮子。

金尾尖回到白雪身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两个月后，金尾尖再也没有回来。

第六章 王猎豹黑鼻

白雪在沼泽地中孤独地成长着，它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很好地活了下来。

当白雪长到九个月大时，沼泽地中的小动物已经填不饱它的肚子了。白雪需要更多的食物，它借着雨季高大而茂盛的芦苇的掩护，寻找着更适合它生存的家园。

一群鬣狗盯上了芦苇丛中的白雪。虽然妈妈已经不在白雪的身边，帮不上它了，但妈妈教给它的生存技能还在。并且，这些生存技能随着白雪长大，一天比一天完善。

白雪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如果白雪被鬣狗群抓住了，一定会被它们杀死的。可是，周围没有一棵树可供白雪攀爬。情急之中，白雪跃进了附近的荆棘丛中。白雪以为自己可以就此逃脱。

没想到，残忍无情的鬣狗步步紧逼，包围了荆棘丛，并且包围圈越来越小。白雪不敢对抗数量如此之多的鬣狗，它只好冒险爬上了荆棘丛中最高、也最脆弱的细树枝。

树枝摇摇欲坠，鬣狗在等着树枝折断。白雪胆战心惊地死死抓着树枝不放，以防失足跌落。几个小时过去了，鬣狗终于感到有些困了，伏在荆棘丛周围睡着了。白雪鼓足勇气，试图爬回地面，悄悄溜走。

一只年幼的小猎豹走了过来。不过这只猎豹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特殊。它不像其他猎豹一样长着黑色小斑点，而是在淡黄褐色皮毛上长满黑色的大块斑纹，背部还有黑色阔条纹，鼻子又大又黑。当地土著人对这种猎豹有种固定的称呼：王猎豹。这是猎豹中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个体，就和狮子中的白色狮子一样。

小王猎豹拖着一只雪白的小火烈鸟，大摇大摆地闯入了芦苇丛。当小王猎豹看到鬣狗群的一瞬间，它惊慌失措地丢下猎物，闪电般地逃走了。

被惊醒了鬣狗群眨眨惺忪睡眼，蒙眬中，只见白光一闪，白色的小狮子变成了一只雪白的火烈鸟。群狗争

食，白色的、粉色的羽毛上下飞舞，它们早已忘记了那只白色的小狮子。

白雪趁机跟着小王猎豹逃走了。

跑了一会儿，景色和白雪所在的沼泽地边缘大不相同，可白雪怎么也记不起回去的路了。

白雪不知道，它已经来到了以生活严酷而著称的纳特龙湖的沼泽地带，刚才无意中救它的是一只刚刚六个月大的猎豹弃儿——王猎豹黑鼻。

黑鼻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妈妈带着它们五姐妹幸福地生活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边缘的灌木丛中。黑鼻的妈妈慈爱、强悍、勇猛，是一位优秀的捕食者。

黑鼻和它的同胞姐妹刚刚三个月，还未完全断奶，还不能跟随妈妈打猎。黑鼻五姐妹被妈妈留在了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里。灌木丛很隐蔽，能保护黑鼻它们不被游荡的捕食者发现。

黑鼻天生就与四个同胞姐妹不同。首先，黑鼻的外表不像它的同胞姐妹们似的在淡黄色的皮毛上长着小小

的斑点，而是长满了黑色的大块斑纹，背部还有黑色阔条纹，鼻子又大又黑。黑鼻不仅和它的四个同胞姐妹外表不同，好奇心还特别强。黑鼻的同胞姐妹们听到任何声响都紧紧地抱成一团，胆战心惊，静静地等着妈妈呼唤它们。黑鼻却受好奇心的驱使，不停地拨开灌木丛，四处张望。

黑鼻看见妈妈聚精会神地盯紧了一头正在进食的小岩羚。妈妈一步一挪地慢慢接近猎物。突然，妈妈一下纵跳出来，猛扑向小岩羚，抓住了小岩羚的后肢。然后，妈妈扑上去咬住了小岩羚的脖子。五分钟后，小岩羚不再挣扎，一动不动了。妈妈这才将小岩羚的尸体拖向黑鼻和它的姐妹们藏身的灌木丛。

黑鼻早已等得不耐烦了，跳出灌木丛迎接妈妈。就在这时，一只母猎豹带着它的三只幼崽拦住了妈妈的去路。母猎豹威胁着黑鼻的妈妈，认定小岩羚是它先瞄准的猎物，想要分享猎物。

经过短暂的相互威胁后，母猎豹终究抵挡不住黑鼻妈妈捍卫猎物的决心，灰溜溜地离开了。但母猎豹的一只幼崽却跟错了妈妈，同黑鼻一起跟在了黑鼻妈妈的身后。

黑鼻一家进餐结束后，彼此舔舐脸部，发出很响的咕噜声。黑鼻妈妈一一舔舐着幼崽，催促它们回到巢穴午睡。回到巢穴后，黑鼻妈妈才注意到自己多了一只幼崽，却分辨不出哪只是外来的。黑鼻妈妈开始击打每一个靠近它的幼崽，六个幼崽战战兢兢缩成一团。直至第二天中午，黑鼻妈妈都不给幼崽们喂食任何东西，更是拒绝给它们吃奶。

终于，黑鼻妈妈发现了，黑鼻与其他五只幼崽很不相同。

黑鼻妈妈狠狠地向黑鼻咬去。黑鼻妈妈已经不认识黑鼻了，把那只外来的小猎豹当作了自己的孩子，把黑鼻当成了掺进它的孩子中间的“小怪物”。黑鼻别无选择，只好逃离了自己的家，离开了妈妈。

黑鼻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弃儿，只能靠大自然的恩赐过活。

自然界中的猎豹是一种十分讲究的动物，它们只吃自己捕猎的食物，既不吃腐肉，也不吃其他掠食者捕捉到的猎物。但黑鼻这只小王猎豹是靠在盐湖中捡食死去的小火烈鸟长大的。为此，黑鼻四条长长的腿

不仅被腐蚀掉了皮毛，而且还终年渗着血水。

纳特龙湖是一个环境极度恶劣的盐湖。湖水富含矿物质盐，具有腐蚀性。但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只小火烈鸟。小火烈鸟就出生在纳特龙湖水中的盐岛上，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小火烈鸟都在这里繁衍后代。它们的腿部皮肤很厚，而且像皮革一样坚韧，不怕碱性湖水的腐蚀。小火烈鸟的毛色白中泛红，但它们的羽毛底色是白的，与咸水湖深处的盐岛上结成的盐晶极为相似。它们食用湖中的一种特殊的藻类，这种藻类含有一种红色素，因此它们的羽毛有些泛红。

没有哪种捕食动物会为了一顿饱饭，冒着被碱性湖水腐蚀的风险，蹚过湖水去猎捕小火烈鸟。恶劣的环境条件，使盐湖附近极少有食肉动物居住，反而使黑鼻在这里平安地长大了。

第七章 天然仓库

雨季，纳特龙湖中的水藻茂盛，湖水像燃烧的火焰，呈现出鲜红色和深红色。在晴朗的黄昏，火红的湖水与天边的火烧云连成一片。

此时，纳特龙湖中不仅有在这里出生的小火烈鸟，远方的大火烈鸟飞行数千里，伴着雨水而来，一只接着一只。大火烈鸟是另一种火烈鸟，比小火烈鸟身材要大许多，与小火烈鸟食性相近，毛色也是白中泛红。

在离湖一千米高的地方，深邃的峡谷将大山劈开两边。就在这悬崖峭壁的中间，泉水从数以千计的泉眼里冒出来，许许多多的泉水和小溪汇聚成一片沼泽，使这里拥有纳特龙湖中格外珍贵的淡水。差不多所有在纳特龙湖周围生活的动物都聚集在这片沼泽附近。

白雪在午后的滚滚热浪中，迈着沉重的步子，朝着纳特龙湖的湖滩缓缓前行。离大火烈鸟群九十米时，白雪开始潜行……只有三十米了，白雪将身体贴在了地面上，与湖滩上白花花的盐层融为一体。

白雪足足停留观察了五分钟，继续匍匐前进。

大火烈鸟都在忙着进食，没有谁理会白雪，或许，它们认为白雪只是一块凸起的盐堆。

白雪静静地伏在鸟群中，激动得一动也不敢动，这成千上万只火烈鸟就像它的粮仓，唾手可得。从未有过的富足感，使白雪忘记了饥饿。它欣赏着大火烈鸟的起起落落、来来回回，仿佛自己也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它的亲属之间。

狮子是群居动物。对白雪来说，最幸福的时光是在马迦狮群度过的。虽然短暂，但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令白雪难以忘怀。

那时，白雪不仅拥有自己的妈妈金尾尖，还同时拥有着好几个妈妈。牵耳朵和金耳在给幼崽喂奶的时候，也时常会把奶水喂给白雪。白雪拱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之

间的那种温暖和安然，是流浪中的白雪最渴望体味的。虽然由于白雪的一身白色皮毛，七只小狮子最初把它当作一只“怪物”联合起来孤立它，但后来，七只小狮子忽视了这一切，把白雪看作和它们没什么两样的姐妹。它们有时一起坐在雄狮褐鬃毛旁边，跟着褐鬃毛打哈欠或磨牙；有时一起蹦到熟睡的雌狮身上，狠狠地给雌狮响亮的一拳，把雌狮吓一大跳；有时一起戏弄少年雌狮，有的趴在少年雌狮的脸上，有的去咬少年雌狮的尾巴，有的去抓少年雌狮的毛发……直到它们精疲力竭地仰躺在杂草上。

黑鼻六个月大了，这里的小火烈鸟养大了它。自从黑鼻被妈妈抛弃后，它尾随着一对胡狼夫妻找到了这个天然的肉食仓库。

在纳特龙湖的盐岛上，每年都会有五十万只小火烈鸟诞生。当幼鸟走过小水坑，盐水就会依附在它们的脚上，在它们的足踝上形成稀薄的盐块。随着它们长大，有好多小火烈鸟脚上的盐越积越多，固化得像水泥一样，无法去掉，像枷锁一样将它们锁在了通往湖边的觅

食之路上。黑鼻就跋涉在这条路上，冒着被碱性湖水腐蚀的风险，蹚过湖周围的泥滩，去猎捕个别行走困难的小火烈鸟，或者直接捡食已经死去的小火烈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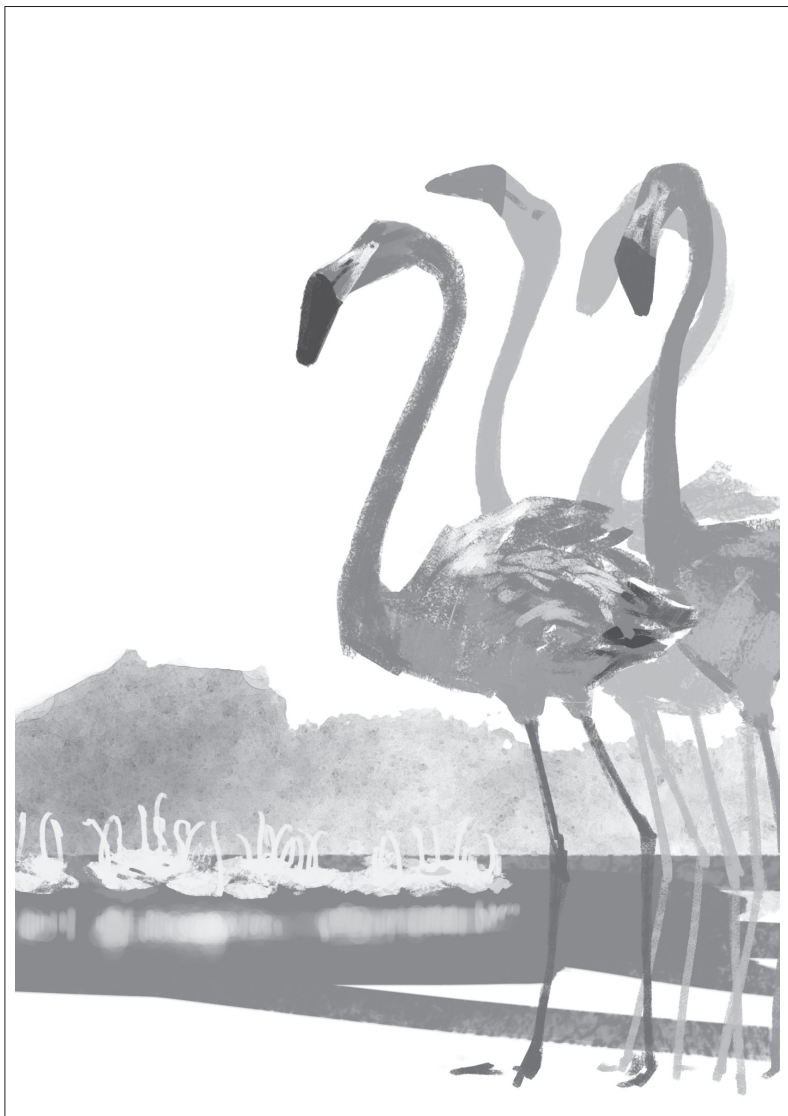
但黑鼻没有像胡狼夫妇那样真正捕获过一只从远方而来的大火烈鸟。大火烈鸟比小火烈鸟要大得多，胡狼夫妇捕到一只大火烈鸟后，总是吃一半、藏一半。

黑鼻做梦都想捕获一只大火烈鸟，像胡狼妈妈那样，吃一半、藏一半。为了这个梦想，黑鼻在湖滩小河边的芦苇丛中躲藏了一个下午，只等夕阳西下。

虽然黑鼻的妈妈从未教过黑鼻如何狩猎，但黑鼻依稀记得妈妈捕猎时的样子，从来没有停止过练习。黑鼻这只自幼被妈妈抛弃的小王猎豹，被迫独自生活、独自觅食、独自逃生。这些经历让它学会了观察。

黑鼻发现，大火烈鸟群在一天的进食结束后，会逗留在湖边休息一会儿，互相梳理一下羽毛。大火烈鸟相互梳理羽毛的时候，是鸟群最放松警惕的时候。黑鼻决定在此时出击，捕猎一只大火烈鸟，吃一半、藏一半。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天空与纳特龙湖融为一体。大火烈鸟伸开双翅，露出浅粉色或火红色的翎羽，悠闲地



相互梳理着羽毛，又似乎是在与湖水和太阳比美。

两只火烈鸟朝黑鼻藏身的芦苇丛快速跑动而来，拍打着翅膀，长长的脖子用力向前伸着，冲向天空，长长的双脚拖在后边。

黑鼻飞跃而起，身体在空中呼啸而过，朝靠近它的一只大火烈鸟的侧面重重地撞去，但并没有击中要害。它昂头去扑咬大火烈鸟的脖颈，却只咬到了几根羽毛。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白色的身影闪电般扑了过来，一个迅猛的跳跃，一口咬住了火烈鸟那长长的双脚。黑鼻立即起跳，准确无误地咬住了火烈鸟那长长的脖子。

白雪先是一愣——是那只曾经救过它的模样怪异的猎豹。黑鼻趁白雪愣神儿的时候，迅速将火烈鸟占为己有，兴冲冲地拖走了。

黑鼻要吃一半、藏一半。

自此以后，王猎豹黑鼻总是蹲在一棵烧焦的树桩上，观察着白雪，追随着白雪捕猎的脚步。关键时刻，就先于白雪出击，却总能得到白雪的帮助。每天，黑鼻

都能捕到一只火烈鸟。

吃一半、藏一半，对黑鼻不再是梦想，而是很平常的事。黑鼻再也不用冒着被碱性湖水腐蚀的风险蹚过盐湖周围的泥滩，去猎捕或捡拾即将死去的小火烈鸟了。这样一来，黑鼻被腐蚀的四条细长的腿开始结痂，并且逐渐长出健康的皮毛。

第八章 半只火烈鸟

白雪已经五天没有捕猎了。

白雪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的芦苇丛中，正遭受着出牙的煎熬。

小狮子一般在九个月到十二个月之间开始长出新牙。长牙时的剧痛和发烧，在小狮子中造成极高的死亡率。白雪在不到八个月时就长出了第一颗短门牙，那时有妈妈在身边，虽然疼痛，但没感到害怕。现在要长出的是四颗犬齿，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苦无依。

白雪记得自己开始长出第一颗短门牙时，疼痛难忍，难以进食，是妈妈带着它找来鸵鸟蛋，才渡过了难关。

鸵鸟的视力极佳，通常能迅速发现开阔地上四至五千米半径内的任何敌害。白天雌鸵鸟在孵蛋的时候，

身子虽然伏在蛋窝上，眼睛却时时察看着草原，长长的脖子顶着脑袋，就像一架望远镜。有掠食者靠近，雌鸵鸟会立即压低身子，小心翼翼地离开蛋窝，用它的长脖子在窝周围拔拉起干草，将白得耀眼的蛋遮得严严实实，即使走近也未必能发现。

金尾尖为了让高烧不退的白雪能吃上一只救命的鸵鸟蛋，已在灌木丛生的丘冈上观察了一天一夜，终于锁定了目标。金尾尖从夜间孵蛋的雄鸵鸟视线的反方向慢慢潜行，身体贴着地面，先是躲进摇摆的树影中，与野草残桩融为一体，当雌鸵鸟在黎明前替换雄鸵鸟孵蛋的瞬间，金尾尖迅速靠近了孵蛋巢。此时，雌鸵鸟已经来不及拔拉干草隐蔽蛋窝了。

令金尾尖没想到的是，面对它这只成年狮子，雌鸵鸟居然没有逃跑。雌鸵鸟把双翅向两边展开，脑袋和脖子向前伸去，平贴在地上，一副誓死保卫孵卵巢的英雄气概，把金尾尖震慑住了。就在金尾尖恍惚的一瞬间，藏在草丛中的雄鸵鸟冲过来，用它肌肉强健的腿连续向靠近孵蛋巢边的金尾尖踢去，把毫无防备的金尾尖足足踢出一米开外。

雌鸵鸟趁机拔拉干草，隐蔽了蛋窝，逃离了孵卵巢，从正面向金尾尖的耳朵啄去。金尾尖不管雌鸵鸟的死命扑击，也不管被雄鸵鸟重新踢开的旧伤口在流血，两眼死死盯住了雌鸵鸟原先所在的孵卵巢的位置。金尾尖义无反顾地扑向了鸵鸟孵卵巢，一窝白花花的鸵鸟蛋暴露在了黎明的晨光里。

金尾尖用有力的巴掌击碎坚硬的鸵鸟蛋壳，金黄色的蛋液流出来，雌鸵鸟和雄鸵鸟只好伤心地逃走了。

妈妈金尾尖用鸵鸟蛋的汁液喂饱了白雪，可它被雄鸵鸟重新踢开的旧伤口又一次感染了，脓血不断地从伤口涌出，高烧不退。

金尾尖在半昏迷状态中，最为担心的仍然是白雪的安全。金尾尖怕自己腐烂的伤口引来鬣狗的猎食，悄悄地远离了白雪，再也没有回来。

昏睡中的白雪似乎尝到了鸵鸟蛋的香甜，咽了一下口水，一股咸咸的腥臭味钻进它的鼻腔。白雪眨眨眼皮，醒了过来。黑鼻拖来了半只腐烂变质的小火烈鸟，它刚刚结痂的四条细细的小腿又在渗出血水。

由于出牙时伤口感染造成发烧，白雪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连昏睡了两天两夜。小王猎豹黑鼻陪伴在白雪身边，在离白雪九十米远的一棵烧焦的树桩上等了两天两夜。

黑鼻在耐心地等白雪醒来。

猎豹是一种最不同寻常的孤独而优雅的猫科动物。它拥有圆圆的小脑袋、苗条的腰肢和又长又细的腿，是一种专为速度而造就的动物。猎豹狩猎是依靠速度独自追击猎物，它们不会像狮子一样群体狩猎，也不会像狮子一样群居。

尽管黑鼻是一只猎豹，但它还未成年，它需要同伴的陪伴，需要和同伴一起玩耍嬉戏，一起学习狩猎技巧。

来到盐湖边生活之后，白雪是唯一帮助过黑鼻的动物。虽然它们之间还没有过多的接触，但在黑鼻的心目中，白雪是这个世界上它唯一可以当作朋友、当作玩伴，甚至可以当作姐妹的动物。黑鼻不想失去白雪，它要让白雪快快好起来。

黑鼻现在还没有独自捕捉大火烈鸟的能力，它在湖

滩上独自蹲守了两天两夜，却一无所获。黑鼻只能重操旧业，再次冒着被碱性湖水腐蚀的风险，而蹚过湖周围的泥滩，去捡拾死去的小火烈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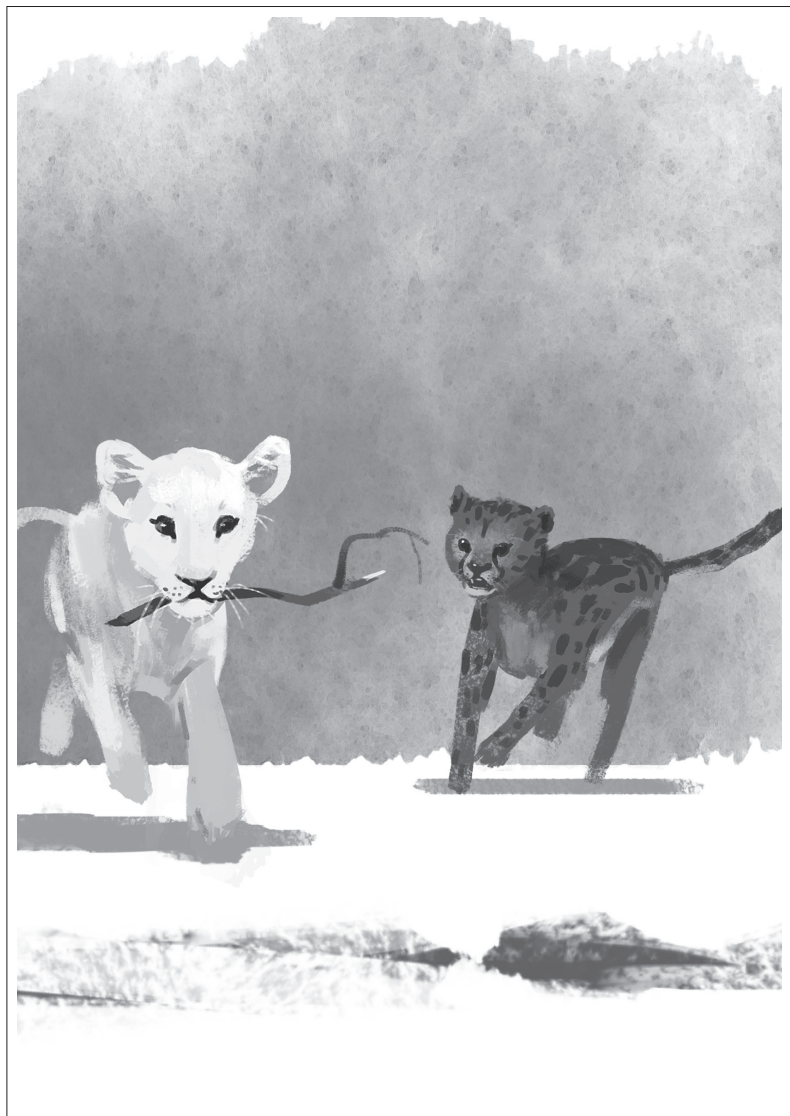
黑鼻站在它叼来的已腐烂的半只小火烈鸟旁，期待地望着白雪。

已腐烂的半只小火烈鸟臭气熏天，白雪本能地把头转了过去。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一股暖流瞬间涌向了白雪的全身，让它觉得这只长相奇怪的小猎豹是它可以信赖的朋友。

黑鼻想上前，用它长长的尾巴将白雪身上的苍蝇赶走。但它犹豫了好久，静静等了一会儿，还是慢慢退到了三十米开外的一棵摇摇欲坠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上，小心地观察着白雪的一举一动。

忽然，白雪想和黑鼻一起玩叼树枝的游戏。

小狮子长到六个月以后，就不再喜欢玩追逐、摔跤、抓挠等身体接触较多的游戏，而是喜欢玩潜伏追踪游戏。如果一只小狮子叼起一根树枝飞跑，其他小狮子就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想去夺取那根树枝。结果就



会有好几只小狮子一起追逐它，追上之后，每只小狮子都会拼命咬住树枝，朝不同的方向拉扯，最终小狮子们大呼小叫地滚作一团。

白雪忘记了出牙的疼痛，叼起一根树枝，飞奔而去。黑鼻下意识地跟着白雪奔跑，猎豹的奔跑速度要比狮子快很多，不一会儿，白雪和黑鼻就同时叼住了树枝，滚作一团。

白雪和黑鼻的内心都渴望着一种温情，一种亲属之间的相互慰藉和抚爱。虽然白雪是一只狮子，黑鼻是一只猎豹，通常不会成为伙伴，甚至猎豹还常常是狮子的腹中之物，但它们毕竟是未成年的幼崽，需要许许多多的关爱。

命运让它们过早地失去了妈妈的爱，它们只能在大自然中寻找自己的伙伴，寻求一种可以代替母爱的慰藉。

第九章 胡狼一家

终于，白雪四颗稚嫩的犬牙像雨季破土而出的嫩芽一样顶开了牙床，它又一次战胜了死亡，活了下来。

黎明的晨光中，地面上形成了一层轻柔的薄雾，静静地沿着纳特龙湖的湖滩随风飘散。白雪起步走向湖滩，在经过王猎豹黑鼻所在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下时，它轻轻地低吼了一声。今天，白雪不但自己要捉一只又肥又大的火烈鸟，好好地饱餐一顿，也要帮助黑鼻捕上一只大大的火烈鸟，让它吃一半、藏一半。

白雪在潜行，它匍匐在湖滩白花花的晶盐上。黑鼻一步一步紧跟在白雪身后。离湖水只有九十米时，它们傻眼了。一夜之间，一只火烈鸟也没有了，无论是大火烈鸟还是小火烈鸟都不见了。湖水静静地来回荡漾，将一根根火烈鸟粉红色或火红色的翎羽推向湖滩，湖滩上

到处都是火烈鸟零乱脚印和杂乱的羽毛。

当纳特龙湖中的水藻所剩不多时，大火烈鸟和小火烈鸟就会迁徙到别的地方。它们在东非大裂谷附近的数个盐湖间不断迁徙，使每个盐湖中的藻类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生长。直到来年纳特龙湖水藻繁盛之时，它们才会飞回来。

黑鼻失望地从湖水中捞起一根最长、最粗的火红色翎羽咀嚼起来，白雪跳起来轻轻咬住了黑鼻的尾尖。黑鼻转过身，瞄准白雪的头就是轻轻的一巴掌，白雪趁机咬住了黑鼻嘴中的火烈鸟翎羽，相互争夺起来，向各自的方向不断地拉扯。翎羽断了，它们俩各叼着半截翎羽摔倒在湖滩上，滚成一团。

一狮一豹，两个可怜的弃儿忘记了失去火烈鸟的沮丧，就这样兴奋地在空荡荡的湖滩上尽情地嬉戏打闹，进行着童年的游戏……

直到它们精疲力竭地仰躺在湖滩上。

寂静的湖岸上传来了胡狼夫妇呼唤小胡狼回家的焦

急的吠叫声。

黑鼻警觉地坐了起来，跳上一个高高的盐堆，狡黠地冲白雪“啊——啊”了两声。它知道小胡狼在哪里，看来，今天又要有大火烈鸟吃了。黑鼻要从小胡狼那里抢来两个半只的大火烈鸟，不是吃半只、藏半只，而是半只自己吃，半只留给白雪吃。

生活在纳特龙湖沼泽地里的这对金背胡狼夫妻，倾尽它们所有的能力哺育后代。它们认为小猎豹黑鼻是它们领地上潜在的威胁，恨不能早一天把它赶尽杀绝。从发现黑鼻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它们领地上的第一天起，它们就没有停止过对黑鼻的追杀，唯恐长大后的黑鼻威胁到它们独生子小胡狼的安全。尽管胡狼夫妇有顽强的精神、娴熟的捕猎技艺，怎奈上天眷顾黑鼻，黑鼻已经平安地长到九个月大了。

如今，它们的命运已翻转。现在是黑鼻容不下金背胡狼一家，要捕获它们当作猎物，报自己被它们长期追杀之仇。

小胡狼是金背胡狼夫妇的独生子。它自小享尽了父

母温柔的呵护，从来不知道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危险。

胡狼妈妈是整个纳特龙湖唯一会捕食大火烈鸟的胡狼。它总能找到一条淡水小溪的入湖口，钻入水里。一开始，大火烈鸟群本能地向后退去。可胡狼妈妈平躺在水面上，做出好像在水中休息的样子，大火烈鸟群又渐渐靠过来。因为大火烈鸟必须时常到小溪中饮一些淡水解渴，而胡狼妈妈看起来又好像特别和善，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歹意。就在大火烈鸟群踩着它们高跷一样的高脚向这边接近时，胡狼妈妈干净利落地出击，一下子就能咬住一只大火烈鸟。

胡狼爸爸行动敏捷、聪敏机智，它留下来专门照顾小胡狼，不让小胡狼离开半步。小胡狼却总是渴望像其他的小胡狼一样，结伴去采食蘑菇或者捕捉昆虫。

今天，太阳刚刚升起，胡狼妈妈就厉声嚎叫着呼唤胡狼爸爸。现在，就连一只火烈鸟也找不到了。胡狼爸爸忙乱之中，草草地用小树枝将小胡狼堵在了洞里，急匆匆地赶往胡狼妈妈所在的小溪旁。

小胡狼挤开树枝间的缝隙，趁机溜了出去。小胡狼

要找到胡狼妈妈昨天藏起来的一半大火烈鸟，召集其他小胡狼来吃，然后跟随它们一起去采食新鲜的大蘑菇。黑鼻暗暗观察小胡狼已经很久了，对于小胡狼的行踪一清二楚。黑鼻很想借机巧取小胡狼的大火烈鸟，但黑鼻从未擅自行动过。它怕事情一旦败露，胡狼夫妇会找它的麻烦。

现在，黑鼻不怕了，狮子白雪是它的朋友，一定会保护它。

小胡狼凭着记忆，躲躲藏藏地来到了两条溪流的中间地带，急切地刨挖着，想快速找到被妈妈藏起来的那半只大火烈鸟。小胡狼鬼鬼祟祟，害怕被找寻过来的爸爸发现。

一不小心，小胡狼挖到了蟒蛇的巢穴。

一条雌性非洲大蟒正在温柔地用自己刚刚晒过太阳的身体将蛇卵缠绕起来。三个月来，大蟒每天都会这么做，等待自己的孩子们出世。突如其来的侵犯，使大蟒本能地蹿出巢穴，将小胡狼的后腿一下子吞入了口中，小胡狼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向疼爱它的爸爸妈妈发出求救声。

等胡狼夫妇找到小胡狼时，小胡狼身体的三分之一已被吞入大蟒的口中。胡狼夫妇绝望地大声呼喊，不顾一切地抓咬着大蟒，逼大蟒吐出它们心爱的儿子。它们不敢直接将小胡狼从大蟒的口中拖出，害怕会伤着它们的宝贝儿子。

此时，地面上温度越来越高。

蟒蛇是一种变温动物，体温随着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大蟒的体温达到四十摄氏度，就会有丧命的危险。大蟒必须及时离开，进入地下，降低自己的体温。就在大蟒将要吐出小胡狼进入洞中的瞬间，一个黑影从天而降，小猎豹黑鼻咬着小胡狼的脖颈，使劲把小胡狼从大蟒的口中拖了出来。

黑鼻要将小胡狼一分为二，自己吃一半，留一半给白雪。

胡狼夫妇哀嚎着，扑向心爱的儿子。

小狮子白雪听到了黑鼻的吼声，感觉有些异常。

在黑鼻的吼声中，还夹杂着胡狼夫妇刺耳的嚎叫声。白雪立刻放弃了在小溪边追扑水鸡，赶到了自己的

朋友身旁。

黑鼻正在与胡狼爸爸争夺着小胡狼。胡狼妈妈在一边惊慌失措地向后支起耳朵，夹着尾巴，吱吱叫着，哀求黑鼻放过它的孩子。由于蟒蛇胃液的腐蚀，小胡狼的两条后腿上已经没有了皮毛，正在哗哗流着血。大蟒四处乱窜，躲避着乱成一锅粥的黑鼻和胡狼一家。

飞奔过来的白雪根本搞不明白状况，混乱中，不知该如何救黑鼻。白雪舔了舔它那刚刚长出的还不算锋利的四颗犬牙，一口将头部已钻入巢穴的大蟒咬成了两截。

胡狼夫妇吓蒙了，叫声戛然而止。黑鼻先是惊诧地看着白雪，然后快速地扑向仍在扭来扭去的大蟒蛇的后半截。小胡狼趁机摆脱了黑鼻的控制，被胡狼妈妈揽入了怀中。

胡狼夫妇小心翼翼地叼起它们的宝贝儿子回家了，就像白雪小时候惹祸后，被妈妈强行带回家一样。白雪看着胡狼妈妈那哀怨、痛惜的眼神，就想起了它的妈妈金尾尖。

白雪久久地凝望着胡狼一家三口远去的背影。

第二天，天未破晓，半只已不再新鲜的大火烈鸟出现在了白雪藏身的巨型岩石后面的芦苇丛中。胡狼妈妈一闪，不见了。

这是胡狼妈妈赠给白雪的礼物，报答它不经意间救出小胡狼的恩情。

第十章 一方英雄

九个月大的王猎豹黑鼻高高地翘着尾巴，公然标注了自己的领地，同时也是一岁大的小狮子白雪的领地。

胡狼夫妇整个白天都蜷缩在洞里，只等小胡狼的脚伤好了，远走他乡，重建家园。

纳特龙湖湖水蒸发率很高，湖水水深很少超过两米。湖水中富含矿物盐，具有腐蚀性，是非洲东部最不适合动物存活的地方，也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之一。恶劣的环境条件使大型食肉动物不敢涉足，反而使这里成了胡狼这种小型食肉动物最安全的理想家园。

在这里，同时生活着黑背胡狼、侧纹胡狼、金背胡狼三种胡狼。胡狼一家三口属于最弱势的金背胡狼。胡狼们是为了躲避大型食肉动物狮子、花豹、猎豹，以及

非洲野犬的袭击，防备鬣狗、蟒蛇、老鹰的偷袭，而来到这个严酷的环境中生活的。

胡狼虽然是非洲大草原上几种主要食肉兽中个子最小的，但它们仍然能够很好地生活。胡狼凭着足智多谋的才能，常常可以智胜其他竞争者，获得丰盛的美餐。

王猎豹黑鼻翘着尾巴标注的领地横跨了三种胡狼的大部分领地，这些领地是胡狼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黑鼻终于可以像一只真正的猎豹一样活着了，可以像它的妈妈那样狩猎了。黑鼻在一棵烧焦的树桩上，盯上了九十米外的一个兔子洞。只见一只又肥又大的野兔睁着圆溜溜的双眼，一动不动地趴在洞旁的浅坑里。在浅黄色的野草的掩护下，黑鼻一步一挪小心翼翼地 toward 野兔靠拢。还有三十米远了，黑鼻猛蹿了出去。黑鼻的这个动作，犹如在野兔身边点燃了一包炸药。野兔一下子蹦起来一米多高，以每小时七十千米的速度跑开，一边跑一边不断地改变着方向。

猎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时速可达一百二十千米。尽管黑鼻还未成年，但追上兔子是没有问题的。可气

的是，野兔往前跑了一百多米之后，忽然钻进了一丛茂密的灌木丛中。黑鼻猝不及防，失去了追击的目标，野兔趁机逃掉了。过了一会儿，等黑鼻愣愣地望向前方的时候，野兔悄悄转身，得意扬扬地沿原路跑了回来。

白雪被黑鼻快如旋风的追击搞蒙了，只好在原地老老实实地趴着，看起来就像一个白色的盐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野兔，居然一蹦三跳地从“盐堆”旁三米外的地方经过。白雪一个起跳，一口就咬断了野兔的脊椎。这是白雪第一次逮住野兔。

“呜——”，白雪高兴地向黑鼻发出了进餐的邀请。

黑鼻又一次接受了白雪的猎物。这一次与以往不同，黑鼻心里很不舒服。黑鼻既有些沮丧，又有些埋怨，似乎是白雪抢去了它的猎物。它叼起白雪分给它的两条兔腿，不情不愿地找了一处隐蔽的杂草丛，它要学着妈妈的样子优雅地进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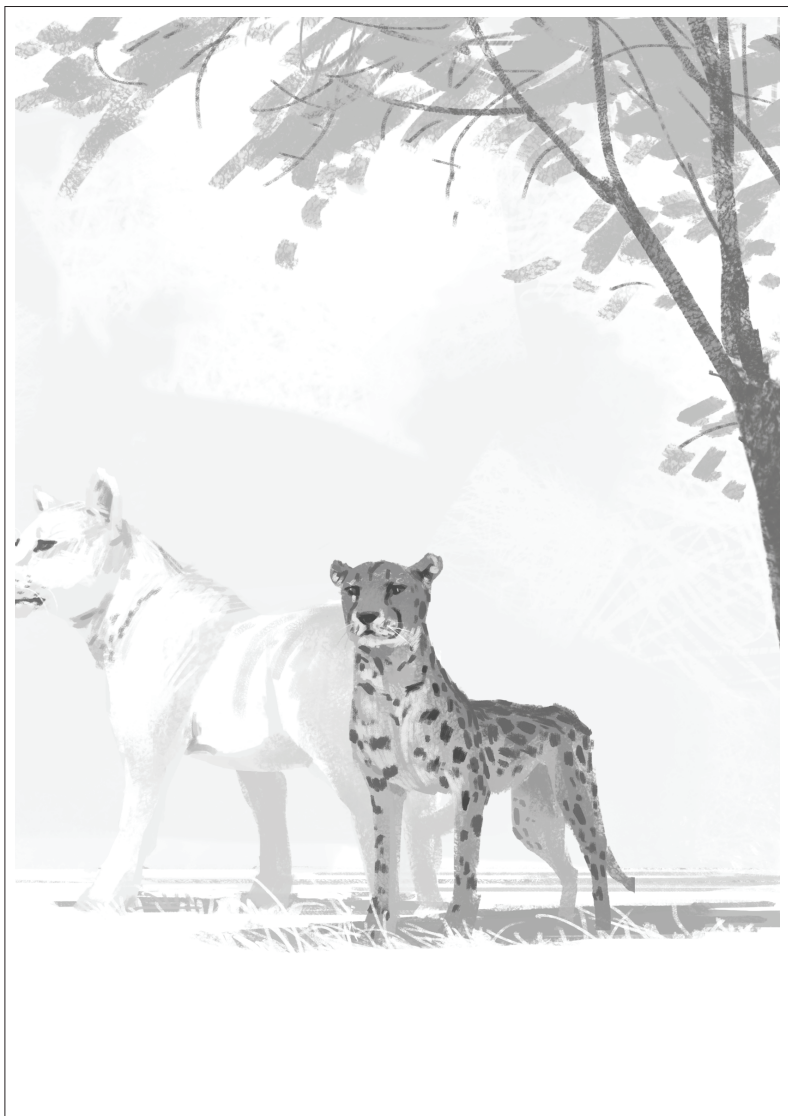
几天来，一直不远不近地监视着黑鼻的一对侧纹胡狼夫妇，模仿着鬣狗，发出了“啊哈哈——啊哈哈”的怪叫声。黑鼻慌张地丢下兔腿，快速跳上了附近的一棵歪脖子树。

侧纹胡狼夫妇马上叼起兔后腿，消失在草丛中。迎接侧纹胡狼夫妇的是一群胡狼，有黑背胡狼、侧纹胡狼，还有金背胡狼。胡狼们已经联合起来，轮流监视着王猎豹黑鼻和狮子白雪的一举一动。胡狼们决心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狮子白雪和猎豹黑鼻赶出它们居住的纳特龙湖沼泽区。

纳特龙湖沼泽区，是胡狼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胡狼们不允许有狮子和猎豹的存在，更不允许划定气味边界的称王称霸的狮子和猎豹存在，那将会直接威胁到它们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了繁衍生息，为了家族昌盛，胡狼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赶走黑鼻和白雪。

对此，黑鼻不以为然。黑鼻已经九个月大，从三个月大起，它就开始独自闯荡世界，它并不畏惧胡狼的骚扰。重要的是，黑鼻有狮子白雪这个伙伴和它在一起——纳特龙湖沼泽区是它们共同的领地。

在炎热的东非，狮子习惯于黄昏后或黎明前捕猎，一天有十八个小时在睡觉。当黑鼻找到白雪时，白雪正在做着—一个温馨的梦。



爸爸褐鬃毛正在打哈欠，年幼的白雪爬到了它的脸上，想制止它的哈欠，搞得爸爸几乎窒息。爸爸扬起巴掌，但并没有落下，只是用另一只爪子轻轻拍打它。

在一旁，妈妈金尾尖安详地注视着它们，摇动着尾巴……

原来，是黑鼻在用爪子敲打白雪的脊背，催促它去抓水鸡。

白雪妈妈金尾尖离开白雪之前就教会了白雪在沼泽地中捕捉水鸡的独门绝技。一只狮子靠捕捉水鸡生活，似乎有损万兽之王的形象。可那时的白雪只有七八个月大，门齿还未长出。况且，白雪还是一只无法隐藏自己潜伏捕猎的白狮子。

不管怎么说，对白雪而言，能够独自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白雪和黑鼻来到一条小溪的入湖口，在离它们八十米远的地方，有一群水鸡在“叽唯、叽唯”地尖叫着，飞上了天。白雪盯紧了它们起飞的方位，朝着偏离那个方位二十米

以外的一丛深深的杂草丛走去，一窝窝小水鸡在“叽叽”叫着，等着喂食。白雪示意黑鼻在离水鸡窝三米远的高高的杂草丛中等着，自己退回到了远处的芦苇丛中。

过了一会儿，雌水鸡们在不远处“叽唯、叽唯”叫着，小水鸡“叽叽”回应着，雌水鸡们觉得周围平安无事，放心地回到巢穴，将刚刚捉到的小蠕虫喂给鸡宝宝。

雌水鸡万万没想到，一个浅黄色的影子落了下来。

黑鼻准确地扑住了一只水鸡妈妈和一片水鸡窝。藏在远处芦苇丛中的白雪，也趁机逮住了一只惊慌失措、到处乱撞的雌水鸡。

“啊哈——啊——啊哈哈”，不远处的草丛中，又响起了鬣狗狩猎的吠叫声，黑鼻仓皇逃跑，躲进了白雪所在的芦苇丛。

一群胡狼，有黑背胡狼、有金背胡狼，还有侧纹胡狼，抢食了所有被黑鼻扑住的雌水鸡和小水鸡。

芦苇丛中，黑鼻从白雪口中抢走了白雪唯一的一只雌水鸡，找地方优雅地进食去了。

白雪微微地感到一丝不快。

第十一章 一只半大的疣猪

黑鼻和白雪吃不在一起，睡也不在一起，它们始终保持三十米的距离。但它们每天出猎前，会毫无例外地在一起玩耍一番，模拟相互厮杀，最后以相互爱抚结束。这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都需要爱抚，白雪和黑鼻的妈妈都过早地离开了它们，没有在它们年幼时给予足够的爱抚，它们以此来弥补那种年幼时的缺憾。

看起来，白雪和黑鼻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血缘，超越了物种界限，牢不可破。

黑鼻为了摆脱胡狼们的骚扰，带白雪离开纳特龙湖沼泽地，来到沼泽地边缘地带的灌木草原捕猎。黑鼻仔细地探察着每一条路径。

可是，白雪对这次捕猎热情不高。因为白雪心里非常清楚，离开了沼泽地，雪白的毛色将使它在金黄色的

草原上暴露无遗。白雪虽然自小跟随妈妈金尾尖的雌狮狩猎队出猎，也观察并学习狮群捕猎的技能，但因为白雪长着一身雪白皮的皮毛，妈妈金尾尖从未允许它踏入过真正的狩猎场。白雪总是被爸爸褐鬃毛单独看管着，在远离狩猎场的大树下，陪褐鬃毛打哈欠、磨牙。

猎豹是一种独居动物，本来情商就不高。更何况，黑鼻三个月大就被妈妈遗弃了，对白雪的情绪毫无感知。黑鼻搜寻着猎物，幻想着自己能追得极快、跑得极快，很容易就捕到许许多多的猎物。

黑鼻发现了一只小疣猪，它小的时候曾经吃过这种美味的食物。但是，黑鼻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捕捉小疣猪的过程。白雪一不注意，黑鼻竟独自去闯疣猪窝了。或许，黑鼻还沉浸在年幼时的幻想中，或许黑鼻仰仗着白雪能在它身后给它处理麻烦。

疣猪基本上都是穴居的，相貌奇丑无比。巨大的头部占据了体长的三分之一，本来就很难看的脸上，还长着四颗巨大的獠牙，突兀地刺向前方。那四颗巨大的獠牙是疣猪犀利的武器，缺乏经验的年轻猎豹时常会被疣猪刺伤，甚至刺死。但当疣猪面对身强体壮的成年狮子

时，就显得太弱小了，往往没有反抗余地。

看见狮子白雪到来，疣猪群惊慌失措地四散而逃。白雪只好急忙找了一个白蚁丘，埋伏在一旁，等待着被吓得四处逃窜的疣猪经过它的面前。

果然，一头灰不溜秋、身上长满褶子的半大疣猪高高地竖着尾巴，惊慌失措地朝白蚁丘逃来……现在，疣猪离白雪埋伏的地点还有二十米。白雪没有动，因为白雪在这个距离没有猎捕成功的把握。

疣猪善于长途奔跑，狮子则依靠突袭和短跑速度取胜。逃来的这只疣猪大约六十千克，比已是少年雌狮的白雪体重轻不了多少。白雪继续埋伏着，等疣猪再跑近一些。白雪小时候看到过妈妈金尾尖教少年雌狮如何捕捉疣猪，如果白雪在距离疣猪九米时开始突袭，成功的把握会比较大。

但是，白雪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既不伤着自己，还能捕获疣猪。

黑鼻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在白雪的一再示意下，它虽然垂下了肩膀，溜入了白蚁丘对面的灌木丛，但它那黑白分明的长长的尾巴还在高高翘着，并不停地

颤动着。

那头半大的疣猪停在了黑鼻所在的灌木丛前，这时候，它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脱离了群体的保护。半大疣猪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伙伴。

黑鼻猛地蹿出，但它一看疣猪个头儿是它的两倍大，就立即停止了追赶，唯恐受到疣猪的攻击，偷偷溜回了灌木丛。

尽管如此，半大疣猪还是被吓得辨不清方向，一下就窜到了白雪面前。白雪本能地一跃而起，咬住了疣猪的喉咙。白雪还没有能力像成年狮子那样，一下就咬断疣猪的喉管，但它可以咬紧疣猪的喉头，使疣猪慢慢窒息而死。

半大疣猪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

黑鼻从灌木丛后冲了出来，理所当然地撕扯着疣猪的大腿。它想把疣猪肥厚的大腿肉撕扯下来，找一个僻静处，优雅地进食。忽然，一丝不快再次漫上白雪的心头。

在狮群中，所有狮子都是共同进食的。白雪真搞不懂黑鼻这只猎豹为什么总是整天躲躲藏藏的，它要偷吃偷藏多少猎物。

白雪忍住心中的不悦，帮黑鼻撕扯下一条疣猪大腿。还未等白雪将疣猪开膛破腹，黑鼻又回来了，撕咬下另一条疣猪大腿，跑开了。白雪不满地冲黑鼻哼了一声，表示了自己心中的怨气。

白雪刚刚破开疣猪的腹部，掏出肝脏，还没来得及吞下一口，黑鼻又回来了。黑鼻毫不客气地抢走了已到白雪嘴边的糯滑的疣猪肝脏。

自从妈妈离开白雪之后，白雪第一次吃到如此新鲜的大型动物内脏。白雪再也无法抑制住心中的怒火，发出了威胁性的吼叫声，警告黑鼻，不要再靠近猎物。

不一会儿，黑鼻还是小心翼翼地回来了，试探着要靠近猎物。白雪忍无可忍，抬起前爪，朝黑鼻的小脑袋拍去。白雪气呼呼地拖起猎物，消失在芦苇丛中。

夜幕降临了，这个黄昏白雪没有打猎。白雪将疣猪的大部分肉都吞入了肚中。

雌狮每日的平均肉食量约五千克，雄狮七千克。但如果没有成功的捕猎，饿上两三天的也有。假如满载而归，它们一次吃下二十千克，甚至三十千克的肉也有可能。

剩下的一些骨架被白雪藏入了附近的灌木丛。明天早上，白雪还不用打猎，继续舔食疣猪骨架上的肉，也能保证一天不饿。这是自妈妈离开白雪之后，白雪吃得最饱的一次，并且还有了食物储存。大自然向白雪敞开了大门。

白雪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中，很快就在灌木丛中的岩石上睡着了。

躲在远处灌木丛中的黑鼻始终在观察着白雪，它再也不敢在白雪面前抢食猎物了。白雪熟睡之后，黑鼻饿得有点儿虚脱了。三天来，它几乎没吃过什么东西。两条兔子腿、一只雌水鸡，还有一窝窝的小水鸡，统统进了胡狼们的肚子。最可气的是，今天黑鼻得到的两条肥嫩的疣猪腿、一副完整的疣猪肝脏，全被胡狼们抢去了。抢夺黑鼻食物的胡狼里面，还有小胡狼的爸爸。

黑鼻饿得无法入睡，隐隐约约，它听见白雪呼噜呼噜地进入了深睡眠。黑鼻悄悄找到了白雪藏疣猪骨架的地方。

在白雪入睡之时，疣猪骨架已经被胡狼们啃咬得一

点儿肉丝都不剩了，只剩下了丑陋的疣猪头，那四颗锋利的獠牙在昏暗的月光中寒气逼人。

黎明时，白雪醒来，看到仍在一直啃食着疣猪头皮充饥的黑鼻。失望、灰心、痛恨的神情从白雪的脸上——掠过。白雪认为，贪婪的黑鼻不仅把两条肥嫩的疣猪腿和疣猪肝脏据为己有，还啃食了疣猪骨架上的肉。

白雪没有理睬黑鼻，悄悄地走掉了。

第十二章 黑鼻被围

天已大亮，黑鼻还在反复折腾着那颗狰狞的疣猪头，疣猪巨大的头部约占体长的三分之一，看上去比身子还重。头上的皮肉已经所剩无几了，黑鼻却没有办法啃开它那厚厚的头盖骨吸食脑髓。饿得昏头昏脑的黑鼻，早已忘记了它是在偷食白雪的猎物，不断地向白雪发出求助的“啊——啊”声。

可是，白雪已经走远了。

胡狼们团结起来，对狮子白雪和猎豹黑鼻使用了“离间计”，把狮子和猎豹赶出它们领地的第一步已经大功告成了。接下来就是逐个击破，先消灭猎豹黑鼻，再赶走狮子白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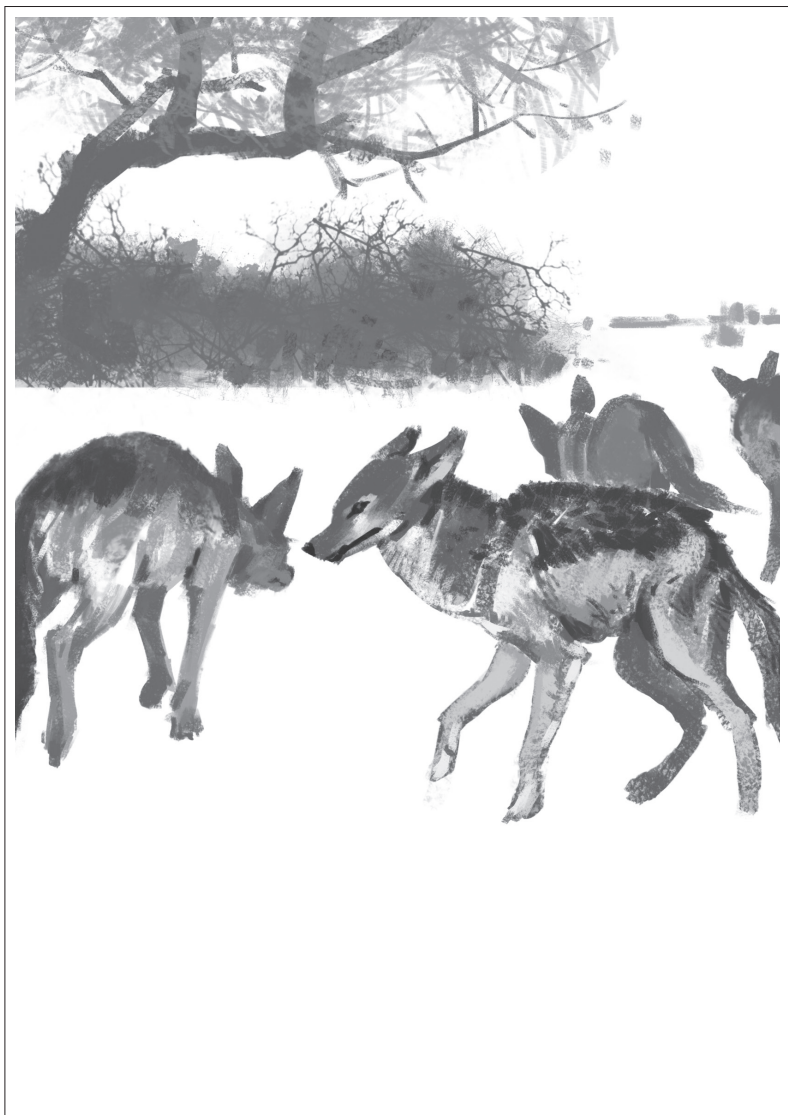
胡狼的这次行动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行

动。多年来，在纳特龙湖这块沼泽地上，黑背胡狼、侧纹胡狼、金背胡狼这三种胡狼经过多次的拼杀，最终形成了和平共处的现状。虽然平日里三种胡狼之间并没有特别多的往来，而且互相视对方为异类，但在遇到共同对手时，它们就会临时团结在一起。当大群的胡狼集结在一起时，它们变得无所畏惧，异常嚣张。

胡狼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行动。一对黑背胡狼夫妇在旷野中发出了狩猎的叫声。侧纹胡狼夫妇已执行完了集体行动的第一步，现在轮到黑背胡狼夫妇来执行集体行动的第二步——生吞活剥黑鼻，威慑狮子白雪。

在三种胡狼中，侧纹胡狼是最有计谋的，并且能模仿发出许多种动物的声音，但它体形不占优势，腿和耳朵比其他胡狼显得短，力量也差一些。黑背胡狼是三种胡狼中体形最大的，狩猎的速度和技巧也是最好的。金背胡狼是三种胡狼中最为弱势的，因为这种胡狼不但体形小，近几年还一直在减员。目前，金背胡狼就剩下了一小胡狼一家三口。在这次行动中，金背胡狼一家表现最不积极，得过且过，有被清除出组织的危险。

但是，金背胡狼一身金色的皮毛，是旱季时最好的



伪装，具有很强的偷袭能力。金背胡狼一家对于胡狼组织还是有些用处的。

不一会儿，邻近的胡狼迅速赶来了，加入了围攻的队伍。聚而能成群，散而可独行，这是胡狼与其他食肉猛兽相比拥有的又一优势。

黑背胡狼夫妇指挥着众胡狼，将黑鼻所在的灌木丛团团围住，并不断收缩着包围圈。

黑鼻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如何将疣猪的头盖骨啃破上，完全没有在意远处胡狼们正在围聚过来。黑鼻虽然只有九个月大，还未完全成年，但它毕竟是一只猎豹，它现在的体形就足足有成年胡狼的两倍大，黑鼻并不怎么畏惧个子瘦小的胡狼。况且，黑鼻还有白雪这样一只威武的狮子朋友给它撑腰呢。黑鼻一直以为白雪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里睡觉。

黑鼻还在专心致志地对付那只龇牙咧嘴的疣猪头。

黑鼻继续玩弄着疣猪头上那四颗巨大的獠牙，上獠牙好长好长，比白雪的长多了，而且向上及向外急弯，下獠牙短而尖，比白雪的锋利多了。黑鼻不自觉地冲着

疣猪的四颗牙齿，模仿起白雪捕猎大火烈鸟的样子，模仿起白雪捕猎野兔的样子，模仿起白雪捕猎水鸡时的样子，模仿起白雪捕猎疣猪时的样子……

黑鼻沉浸在它自己的游戏中，但这里边的主角是狮子白雪，白雪是它唯一的朋友，也是它唯一的伙伴。黑鼻这只不幸的小猎豹，就因为身上黑色的斑点拉长了些，就因为背上长出了一条长长的黑色阔条纹，便被粗心的妈妈抛弃了。

猎豹直到长到一岁大的时候，才会跟随妈妈开始捕猎。黑鼻三个月大就被妈妈赶出了家园。它仅仅见过一次妈妈狩猎，更别说学习狩猎的技巧了。黑鼻仅有的那点儿狩猎技能，是每天早晨在与白雪的玩耍中学来的。黑鼻羡慕白雪拥有庞大的体形，将近是它的两倍；黑鼻崇拜白雪拥有捕猎的精湛技巧；黑鼻感激白雪帮它完成了第一次狩猎，吃上了鲜活的肉食，使黑鼻这只从小就丧失尊严、像胡狼一样活着的食腐猎豹，重新找回了猎豹的高贵、优雅。

忽然，黑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白雪。每次见面，在白雪柔和地摩擦它的面颊和身体时，它都会冷冷地躲开。因为黑鼻是猎豹，它们族群成员间缺乏狮子那样的

亲密关系。每次白雪想与黑鼻同宿同食，黑鼻都拒绝了。黑鼻是一只猎豹，是一种独居动物，遗传基因中猎豹的孤傲让它始终与白雪保持三十米的距离。

其实，黑鼻早就认定白雪是它生命中唯一可依靠的好姐妹。黑鼻已与白雪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许多狩猎本领都是从白雪那里学来的。通常，猎豹无法在这么贫瘠的地方长期生存，这儿连猎豹的主食——羚羊的影子都见不到。但小狮子白雪和黑鼻一起捕食火烈鸟、野兔、水鸡和疣猪。

这儿就是黑鼻的家，就是黑鼻赖以生存的家园，黑鼻是不会轻易离开这里的。

黑背胡狼夫妇作为指挥者，已经悄悄将青壮年胡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胡狼目不转睛地盯着黑鼻所在的灌木丛，一部分胡狼在悄悄地挖着地道，直通黑鼻所在的灌木丛的正下方。

剩余的胡狼，包括小胡狼和它们的妈妈，在不远处捉着蜥蜴、蚱蜢、老鼠，一方面随时等待命令，一方面为行动中的青壮年胡狼提供补给。

第十三章 引来鬣狗

白雪回到纳特龙湖沼泽地整整两天了，还不见黑鼻回来。

整个沼泽地缺少了往日的喧嚣与吵闹。白雪在睡眠的间隙，望不见在离地面三米高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上焦躁不安地等它出猎的黑鼻，也望不见小溪附近洞穴中的金背胡狼夫妇，就连那只淘气的小胡狼也不在洞口眺望了。

第一天，白雪感到很舒心。睡梦中不再有不断的“啊——啊”的声音催促它打猎，睡足了二十小时。在黄昏的时候，白雪捉了两只水鸡，美滋滋地吃了下去。现在，没有了黑鼻与它抢夺，也没有了胡狼夫妇在远处偷偷窥探。

第二天黎明，白雪感到有点儿沮丧。一只野兔打搅了它的睡眠，而它居然没能捉住野兔。如果黑鼻在就好

了，它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跑得再快的兔子都能追得上。想到这里，白雪真有些想吃兔子肉了。

第二天黄昏，白雪感到寂寞难耐。它想玩抢树枝的游戏，它想同黑鼻滚在一起，甚至，它只是想看到黑鼻充满崇拜的眼神。从出生到现在，只有小王猎豹黑鼻把它当作一只真正的狮子看待，给了它一只狮子应有的尊严和骄傲。

无论黄昏还是黎明，白雪都在等着黑鼻回到沼泽地。白雪在沼泽地上到处寻找着黑鼻，黑鼻经常瞭望猎物的烧焦的树桩被白雪踩烂了，黑鼻经常站在上面观察白雪动向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被白雪的巴掌拍得更摇摇欲坠了……黑鼻还是没有回来。

白雪焦急地吼叫着黑鼻，吼叫着它唯一的朋友。

白雪要找回黑鼻。

黑鼻已经被胡狼围困了两天两夜了。

胡狼在黑鼻所在的灌木丛下挖出了一个三米深的坑洞，疣猪头已掉入了坑洞里。

黑背胡狼夫妇本来设计的是让黑鼻准确无误地掉入

坑洞中，然后围着坑洞一起扒土，将黑鼻活埋，防止黑鼻在平地上凭借猎豹的体格和速度优势突围逃窜。

因为黑背胡狼夫妇心里非常清楚：胡狼无论如何是追不上猎豹的。况且胡狼天生就惧怕猎豹，恐怕到时先逃跑的反而是狡猾而又胆小的胡狼们。

令黑背胡狼夫妇万万没想到的是，黑鼻在坑洞陷落的瞬间，跳上了旁边的一棵歪脖子树。在胡狼围攻上来的生死关头，黑鼻硬是跳上了歪脖子树的枝头。猎豹本来是不擅爬树的，但白雪在游戏中教会了黑鼻很好的爬树技巧，这在关键时刻救了黑鼻的命。

坑洞四周准备好刨土的胡狼们，又有了新的想法。

胡狼们不想活埋黑鼻了，它们想尝尝猎豹的肉是什么滋味。

胡狼们把黑鼻围困在树上，以逸待劳，等待黑鼻精疲力竭之后自己从树上掉下来。到那时，它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黑鼻。

白雪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黑鼻所在的歪脖子树。白雪远远地看着处境危险的黑鼻，却无能为力。无论如何，白雪不敢对抗数量如此众多的胡狼。白雪虽然是一

只狮子，但它毕竟才只有一岁。

在狮群中，一岁的狮子才刚刚开始学习怎样合作包围猎物，怎样咬住大型猎物的喉咙让它窒息而死；两岁半时，年轻的狮子才能准备好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虽然白雪的妈妈提前教会了它许多生存和捕食的技巧，让白雪九个月就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但凭借那些技巧，白雪仅仅能捕捉到一些伤害不到自己的小猎物，能够勉强活着而已。从狮子的发育状况来看，白雪现在的年龄仅相当于人类中不到十岁的孩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黑鼻还在坚持着。有好几次，黑鼻差一点儿就掉下去了。黑鼻隐隐约约感觉到白雪就在附近，正在想办法营救自己。白雪的信任和期待支撑着黑鼻坚持下去。

胡狼们已经在树下等候了两天两夜，可小猎豹黑鼻迟迟没有掉下去。胡狼们围攻的热情已渐渐被困倦感吞没了，除了少数站岗放哨的胡狼，其他胡狼都睡着了。

夜幕又一次降临了。

白雪将一只它猎获到的小疣猪叼在口中，利用枯草和树桩做掩护，偷偷接近胡狼群。白雪想用小疣猪引起胡狼骚动，在群狼争食的瞬间救出黑鼻。

白雪记得，它第一次见到黑鼻时的情形与现在黑鼻的处境极为相似。当时，黑鼻用一只死去的小火烈鸟救下了被鬣狗围困的自己。现在，它觉得自己可以用一只小疣猪引开这群乌合之众。

但白雪还是太天真了。胡狼这次集体行动的目的，不在于猎捕食物，而在于杀死猎豹黑鼻，然后赶走狮子白雪，最终达到将猎豹和狮子从它们祖祖辈辈生活的领地上彻底赶出去的目的。

在漆黑的夜里，白雪的一身雪白色的皮毛就像一盏反光的信号灯，将它所有的行动暴露得一清二楚。白雪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侧纹胡狼夫妇看在眼里。侧纹胡狼夫妇没想到自己的离间计还是失败了，狮子白雪终究还是来救猎豹黑鼻了。

虽然白雪仅仅一岁多，但它的体形已是成年胡狼的四倍多。白雪新长出的四颗锋利的犬齿已经同成年狮子

没什么区别，对胡狼群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尤其在夜晚，狮子是夜行动物，夜间的视力特别敏锐。

黑背胡狼夫妇眼看自己精心设计，排除千难万险正在实施中的保卫家园的行动就要前功尽弃，它们愤怒地朝侧纹胡狼夫妇咬去，同时发出了全体胡狼就地埋伏的信号。它们不甘心这次行动的失败，准备孤注一掷，与狮子白雪拼个鱼死网破。

侧纹胡狼夫妇无地自容、羞愧难当。突然，侧纹胡狼夫妇心生一计，朝着白雪所在的方向，模仿鬣狗，发出了“啊哈——啊——啊哈哈”的鬣狗捕猎的吠叫声。鬣狗群极具攻击力，足以与狮群匹敌。许多时候，狮群见到庞大的鬣狗群也要绕道走开。

众侧纹胡狼齐声犬吠，一时间，毛骨悚然，与真正的鬣狗群捕猎没什么区别。

听到鬣狗的叫声，白雪并没有害怕，它发出了狮子的吼叫声，一声接着一声。虽然这吼声没有成年雄狮的粗野雄浑，也没有成年雌狮的气正腔圆，但也如同滚雷，震撼了整个胡狼群，震颤着黑鼻所在的树干。

已经进入半昏迷状态的黑鼻，还死死抓住歪脖子树干不放。白雪高亢有力、无所畏惧的吼声传到了黑鼻的耳中。黑鼻再一次清醒了，黑鼻知道自己有救了。它一生中唯一的朋友——小狮子白雪来救它了。在猎豹黑鼻的心目中，狮子白雪是无所不能的，是它心目中的英雄。哼，侧纹胡狼夫妇那一套狐假虎威的把戏，别想吓倒勇敢的狮子白雪！

黑鼻努力挺了挺麻木的身体，向白雪跑来的方向望去。白雪义无反顾地朝着黑鼻所在的方向飞奔而来。

忽然，黑鼻一下子怔住了，在漆黑的夜空中，一盏盏鬼火似的灯笼正朝着白雪迅速地集结。

黑鼻冲着白雪发出了猎豹少有的短促而尖厉的叫声。黑鼻是在提醒白雪，真的鬣狗群来了——胡狼模仿鬣狗发出的叫声引来了庞大的鬣狗群。可黑鼻实在没有更多的力气了，它掉了下来，坠落在了胡狼群为它挖好的坑洞中，恰好砸在了那颗巨大的疣猪头骨上，被疣猪头骨上的獠牙深深地刺伤了屁股。

尽管危险重重，狮子白雪仍然朝着黑鼻所在的方向狂奔着。

第十四章 疗 伤

奔跑中的白雪被隐藏在草丛中的胡狼妈妈绊了一下，就地滚倒，在几块岩石间伪装成了一块白色的岩石。鬣狗从白雪身边吠叫着，一闪而过。鬣狗现在的目标并不是狮子白雪，而是在哀嚎着撤退的胡狼们。

鬣狗的到来，似乎不为猎食，只为杀戮。

一夜之间，尸横遍野，整个纳特龙湖沼泽地的胡狼几乎无一幸免。

黑鼻虽然掉入了坑洞中，被疣猪的獠牙深深地刺伤了屁股，但幸运地躲过了鬣狗的滥杀。黑鼻既无法跳跃出坑洞，也无法攀爬出坑洞。黑鼻只好静静地趴在深坑中，等着白雪的救援。黑鼻相信白雪会找到它，会有办法救它出来，一起回到湖滩沼泽地。

鬣狗吃饱喝足后，大摇大摆地撤退了。

白雪恨自己，身为一只狮子，在黑鼻遇险时，居然被鬣狗吓得躲藏在岩石中。白雪恨自己，身为黑鼻唯一的好朋友，在黑鼻的生死关头，竟然悄悄躲开，放弃了救援。白雪孤单地徘徊在被鬣狗群糟蹋得一片狼藉的纳特龙湖沼泽地边缘的灌木丛里，彷徨着。

一阵微弱的“啊——啊”声从深坑中传来。白雪猛地跃起，一下就蹿到了坑洞的边缘。黑鼻在洞底蜷缩成一团，痛苦地呻吟着，屁股上的伤口还在流着血。白雪兴奋地呼噜着，围着坑洞转着圈，却不知该如何接近黑鼻。

胡狼妈妈在远处的一块岩石下刨着土。胡狼妈妈挖开洞口，将昨天夜里被它藏起来的小胡狼放出来。

它们母子是这一次混战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幸运者。小胡狼被妈妈藏在了早已为它挖好的洞中。胡狼妈妈被白雪踢了一脚，腰部受伤，一时动弹不得，没能参与混战。胡狼爸爸就没那么幸运了，它已经不见了踪影，很可能成了鬣狗的腹中之物。

白雪学着胡狼妈妈的样子，将洞坑一侧的土慢慢扒

入洞中，然后顺着土层斜坡跳入洞中。白雪试图拖着黑鼻的长尾巴将它拖出坑洞，但没有成功。黑鼻的身长还不足一米，白雪的身长却有两米多。白雪很容易就能进出的坑洞，对黑鼻来说却难于上青天。其实，黑鼻哪儿都比白雪小很多，平时只有尾巴比白雪翘得高。白雪试图将黑鼻叼在嘴上，像运送猎物一样将黑鼻拖出坑洞，但尝试了几次都以失败告终。毕竟，白雪还未成年，还没有成年雌狮的力气，拖着重物，它无法腾挪跳跃。

白雪垂头丧气地趴在黑鼻身旁，舔舐着黑鼻由于几次折腾，又在汨汨出血的伤口。白雪不甘心放弃它唯一的朋友，也是它唯一的姐妹。离开了黑鼻，白雪将无法猎取野兔这样的美味。黑鼻总能站在烧焦的树桩上，或高高的岩石上搜寻到狡猾的兔子……

高高的岩石……有了！现在，白雪可以把自己当作一块坚硬的岩石，让黑鼻踩着自己逃出坑洞。

黑鼻踩着白雪像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一样洁白的皮毛，终于爬出了三米多深的坑洞。但由于猎豹的爪子是收不回爪鞘的，黑鼻的爪子在白雪雪白的皮毛上抓出了一个个血红的坑洞。

胡狼妈妈带着小胡狼，腰塌腿瘸地走向恩科隆盐湖。

白雪陪着黑鼻，远远地跟在了后面。

恩科隆盐湖离纳特龙盐湖不远，是分布在草原上的一个小盐湖，湖水中含有大量的矿物盐，除了普通的氯化钠，还有碳酸钠、硫酸镁等矿物盐。受伤的部位浸在这样的湖水里，肯定会火烧火燎般疼痛，但恩科龙湖的湖水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让伤口愈合结痂。

胡狼妈妈带着小胡狼，毫不迟疑地向湖水中走去。还没等胡狼妈妈塌下腰去，小胡狼早已蹿出了湖水。胡狼妈妈追上岸来，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小胡狼发炎肿痛腿。

胡狼妈妈在低声吱吱叫着，劝着小胡狼：要勇敢些，忍住疼痛，在湖水里慢慢浸泡，脚伤就会好了，可以到溪流边同小伙伴们一起找蘑菇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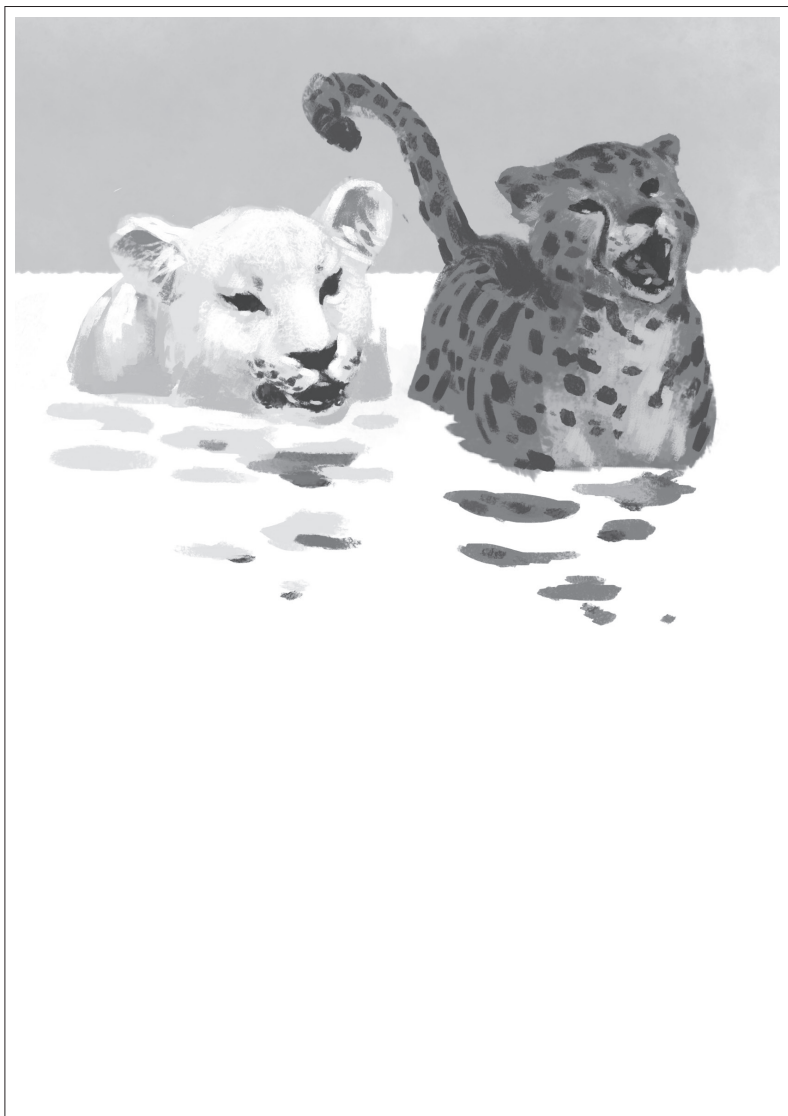
忽然，胡狼妈妈的叫声哽咽了。小胡狼还不知道，昨天早晨还同它滚在一起玩耍的小胡狼们，都已经在夜里稀里糊涂地丧生在鬣狗的嘴下了。

白雪强忍着疼痛，将整个身体浸入水中。在白雪将黑鼻驮出坑洞时，黑鼻三番五次地从它的身上滚下来。

每次，黑鼻在挣扎中都会撕扯下白雪很多皮毛，黑鼻的爪子都会在白雪的身上留下一个个小小的坑洞。现在，白雪的伤口遍布全身，如刀扎般疼痛。

黑鼻“啊——啊”地低声呻吟着，受伤的屁股时不时地抬起，离开湖水，四条腿在湖水中乱踹着。有时，黑鼻疼得受不了，还会跳到岸上。白雪便紧跟着上岸，低吼着，用浸了盐水的爪子在黑鼻的屁股上摩擦一下。黑鼻的屁股就像被火烧着了一样，再次冲入湖水。

黑鼻只好“啊——啊”地大叫着，强忍住疼痛，乖乖地将屁股安安稳稳地放入湖水中。



第十五章 猎捕小羚羊

塌腰的胡狼妈妈，腿脚受伤的小胡狼，屁股被戳出四个大大的血洞的小猎豹黑鼻，全身布满小洞洞的小狮子白雪，现在都是伤员。它们在这疗伤的湖边，暂时和平共处，互相依靠。

可是，它们已经三天没有猎获到食物了。

这儿是草原，是旱季的草原。没有水鸡，更没有火烈鸟。胡狼妈妈腰部受伤，无法捕捉到蜥蜴、老鼠这些灵活的小动物喂给小胡狼，更不可能找到蘑菇这样的只有在潮湿的地方才有的东西。

白雪一身白色的皮毛，在这金黄色的野草中，根本就无法潜伏。尽管黑鼻忍着剧痛，拖着滴着血水的屁股将野兔等猎物赶向潜伏在杂草丛中的白雪，猎物都会早早绕道逃命。这里没有白花花的盐堆，虽然恩科隆盐湖

也是盐水湖，但它的盐分含量少，形不成盐堆。白雪这个伪装的“盐堆”无法不让猎物怀疑。

旱季的大草原上，食草动物们都结成大群迁徙到远方，一只动物也看不见。即使大群的斑马、角马和羚羊都不迁徙，身负重伤的四只食肉动物，也不可能捕猎到其中的任何一种。

白雪虽然是一只狮子，但它九个月大就独立生活了。妈妈金尾尖只希望它特殊的女儿白雪能多活几天，不至于在很小的时候就饿死在沼泽中。金尾尖只教会了白雪捕捉水鸡、水鸭这样一些小动物的技巧，金尾尖不会想到，它的女儿白雪能活到这么大，还会到大草原上捕猎羚羊这种需要潜伏围猎的动物。

黑鼻刚刚三个月大就被妈妈抛弃了，只见过一次妈妈打猎。只要黑鼻想妈妈，它就会模仿妈妈捕获小羚羊的动作。猎豹是捕猎小羚羊的能手，但黑鼻也从来没捕获过小羚羊。更何况，大群的小羚羊早就迁徙了，草原上现在很难看到羚羊的影子。

胡狼妈妈决心捕猎一只因帕拉羚羊。

因帕拉羚羊是非洲草原上的一种小型羚羊。在旱季，它们只做小规模迁移，迁移到有大量采采蝇、蚊子聚集的灌木丛中，那儿的灌木枝条上甚至还有吸血毒蛛，狮子、猎豹、非洲野犬等食肉兽都不敢去那里。

胡狼妈妈别无选择，它的小胡狼已经很多天没有吃饱饭了，身体越来越虚弱。

烈日炎炎的中午，因帕拉羚羊喜欢在灌木丛或者树荫下小睡片刻，椋鸟在用尖尖的嘴，啄它们皮毛上已吸饱了血的毒蛛。甚至当椋鸟在它们的眼睛周围和耳朵里面啄来啄去的时候，它们也一动不动。

这时，胡狼妈妈塌着腰，瘸着腿，独自在因帕拉羚羊群附近悠闲地溜达，似乎毫无恶意。本来，成年因帕拉羚羊就不惧怕单只胡狼，它们的体重是胡狼的两倍，奔跑的速度也是胡狼的两倍。

后来，胡狼妈妈索性在离睡得迷迷糊糊、毫无防备的因帕拉羚羊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停了下来，伸展开四肢，好像也要睡上一会儿。可实际上，它是个狡猾的骗子——它正从眼角里偷偷地瞥着，看哪只羚羊睡得最香呢！

白雪、黑鼻在远处高高的白蚁堆后面，时刻准备着扑击。小胡狼躲在废弃的土豚洞里，鼾声已起。

突然，胡狼妈妈像出了膛的子弹似的冲扑过去，一口咬住了一只睡得很熟、毫无戒备的因帕拉成年雌羚羊，死也不松口。

白雪、黑鼻听到猎物挣扎的声音，闪电般行动起来，忘记了身上的伤痛。

黑鼻第一个赶到，一掌拍在羚羊的屁股上，接着便咬住了羚羊的脖颈。

白雪也学着黑鼻的样子，只是因为过于慌张，一掌拍在了黑鼻的屁股上，疼得黑鼻忍不住大叫一声，松开了令羚羊窒息的嘴。白雪迅速冲上去，咬断了羚羊的脖颈。

胡狼妈妈本来腰部就受了伤，羚羊的垂死挣扎，拉扯得它腰部生疼。

没等胡狼妈妈呼唤，小胡狼一瘸一拐地扑过来，咬住了羚羊的喉管，吮吸着；小狮子白雪噬咬着腹部；小猎豹黑鼻优雅地撕食着大腿，这一次，它没有躲起来进食，也没企图藏一半食物。

小胡狼、小猎豹和小狮子伏在一起，只顾得上大口

吃肉，吃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胡狼妈妈欣慰地望着三个小家伙，将剩余的食物拖到了土豚洞中，将洞口封了起来，自己只捡食了一些小家伙们剩下的残渣。

白雪、黑鼻、小胡狼和胡狼妈妈相依为命，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旱季。

第十六章 胡狼妈妈死了

雨季又回到了纳特龙湖，火烈鸟群又回来了。

小胡狼平躺在小溪的入湖口，装出特别和善的样子，等着大火烈鸟群向它的身边靠近，说时迟那时快，小胡狼一下子便咬住了一只。

小猎豹黑鼻在湖滩上驱赶着多达几万只的小火烈鸟群，鸟群受到惊吓仓皇起飞。黑鼻趁机一个跳跃前扑，一只受伤的或弱小的小火烈鸟就落进了黑鼻的嘴里。

小狮子白雪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盐堆，趴卧在大火烈鸟群中，只要它高兴，随时都可以出击，湖边就是它的粮仓。

黑鼻和小胡狼早已忘记了旱季窘迫的生活，感到现在的生活太枯燥、太无趣了，总想干点儿什么。因为小猎豹黑鼻已经十五个月大了，相当于人类年龄的十八九

岁；小胡狼已经十二个月大了，也相当于人类年龄的十八九岁。

相比于猎豹和胡狼，狮子发育迟缓，三岁半才发育成熟。白雪虽然已经十八个月大了，但只相当于人类年龄的八九岁。

胡狼妈妈苍老了许多。它的腰椎越来越塌陷，行走越来越困难。再加上旱季时，它多次深入灌木丛，诱捕因帕拉羚羊，被毒蛛吸去了不少的血，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胡狼妈妈整天昏昏沉沉地在沼泽地中四处游荡，捡食小胡狼、狮子白雪、猎豹黑鼻的残羹剩饭。孤独的胡狼妈妈感到了死亡的迫近，它已找好了安葬自己的洞穴。

但有一件事，胡狼妈妈清醒得很，长大了的狮子、猎豹、胡狼是不会和平相处的。胡狼妈妈要为它的儿子——小胡狼做最后一件事情：赶走狮子白雪和猎豹黑鼻。

但胡狼妈妈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想当初，胡狼妈妈之所以救狮子白雪，是因为它心里非常清楚：多年来，黑背胡狼、侧纹胡狼一直想把它们金背胡狼从这块沼泽地上赶走。金背胡狼的数量逐年

递减，今年只剩下它们一家三口，如果没有狮子白雪震慑着这块领地，它们一家三口早就被赶出领地，无家可归了。

胡狼妈妈觉得，对付一只幼小的狮子，总比对付两群胡狼容易。但令胡狼妈妈没想到的是，掉入深坑的猎豹黑鼻还活着。更没想到的是，残暴的鬣狗不为猎食，只为杀戮而来，胡狼爸爸也因此毙命。为了活下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将小胡狼养大，胡狼妈妈只好在旱季暂时与小狮子白雪、小猎豹黑鼻合作狩猎。

胡狼妈妈深知，如果将它弱小的儿子小胡狼留在狮子白雪和猎豹黑鼻的领地上，小胡狼随时都会被吃掉。只要哪一天，小胡狼一不留神招惹了白雪或者黑鼻，或者仅仅因为白雪和黑鼻没有捕捉到猎物，小胡狼都会被白雪或黑鼻当作腹中之物。

一只打探前哨的鬣狗进入了沼泽地。

在这只鬣狗发现大群的火烈鸟、狮子白雪、猎豹黑鼻，最重要的是它的儿子小胡狼之前，胡狼妈妈必须悄

无声息地解决掉这只探察领地的鬣狗。否则，这只探察领地的鬣狗将引来大群鬣狗侵入它们的家园，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单独一只胡狼是不会进攻一只鬣狗的，因为这无异于自杀。鬣狗的体形是胡狼的三倍多，鬣狗那有力的下颌连狮子都会畏惧三分。但保卫家园的信念，为可怜的儿子留一片乐土的愿望，使胡狼妈妈鼓起勇气，猛地从后面冲向鬣狗，就像旱季冲向因帕拉羚羊一样，死死咬住鬣狗的后腿不放，等待着白雪、黑鼻和小胡狼的到来。

鬣狗凭直觉将胡狼妈妈向前拖行了几步，回过身来，一口咬住了胡狼妈妈早已塌陷的背脊，要将它撕碎。胡狼妈妈死死地咬住鬣狗的后腿，没有任何的犹疑。胡狼妈妈宁愿自己粉身碎骨，只要鬣狗腾不出嘴来，在白雪、黑鼻、小胡狼赶来之前，就没法向远方的鬣狗群发出信号。

小胡狼、小狮子白雪、小猎豹黑鼻同时听到了胡狼妈妈被撕咬的扭打声，合力杀死了鬣狗，救下了死死咬住鬣狗后腿不放的胡狼妈妈。



奄奄一息的胡狼妈妈瞪着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白雪。直到白雪学着小胡狼的样子，将尿液洒在了小胡狼的尿液之上，胡狼妈妈才挣扎着爬入了早已为自己准备好的洞穴，再也没有出来。

胡狼妈妈相信狮子白雪的承诺：和平共处，像兄弟一样对待小胡狼。尽管，狮子白雪并不理解胡狼的语言。

胡狼妈妈生前虽然没有将狮子白雪、猎豹黑鼻赶出领地，留一片安静的家园给它的子孙，但胡狼妈妈总算用它的生命换来了小胡狼的平安。

第十七章 黑鼻做了母亲

大草原上的旱季马上就要来临，河流和水塘正逐渐缩小，土地也开始干裂，紧张气氛不断加剧，火烈鸟又一次从纳特龙湖的湖滩上消失。狮子白雪非常高兴，黑鼻和小胡狼又可以和它一起捕猎了。白雪非常怀念胡狼妈妈带它们一起捕猎的日子。

而黑鼻和小胡狼都从白雪面前消失了，消失得悄无声息。

当白雪在沼泽边缘的灌木丛林中找到黑鼻的时候，黑鼻正在自己的领地上，全神贯注地猎杀一只瞪羚。

一个月前，黑鼻独自游荡在沼泽地边缘。黑鼻越来越不习惯与狮子白雪共用一块领地了。在经过一头雄猎

豹的领地时，雄猎豹嗅出了黑鼻是一只能生育的雌猎豹。雄猎豹把黑鼻的尿液涂在自己的脸上，张牙舞爪地用爪子不停地挠着黑鼻，并伴随着温柔的吼声，意思是：它是这里的主宰者，力气很大，希望黑鼻留下来。黑鼻趴在地上，低下头，温柔地低声叫着，表示愿意留下来。

黑鼻在雄豹的领地势力范围内，标注了自己的领地，住了下来。

今天一大早，黑鼻在高高的岩石上，发现在领地内大约二百米远的地方有十只瞪羚。于是，黑鼻埋着头，慢慢向那群瞪羚挪动，直到距离瞪羚约九十米远。黑鼻坐在那里观察了足足五分钟。一只瞪羚在远离群体的地方左顾右盼，迟迟不肯离开。黑鼻断定这是一只正在给小瞪羚喂奶的雌性成年瞪羚。

黑鼻朝喂奶的雌性瞪羚冲了过去。在相距瞪羚三十米时，瞪羚开始逃跑，在追逐了大约一百五十米后，一个急转弯，白雪从白蚁堆后面冲出，出现在了黑鼻的正前方。瞪羚被白雪绊了一下，向前翻了个跟头。白雪顺

势扑了上去，咬住了瞪羚的喉咙。白雪高高兴兴地邀请黑鼻一起进餐。黑鼻却怒吼着抢走了猎物。

白雪知道黑鼻不高兴了，但它还是尾随着黑鼻回到了黑鼻的家——高高的岩石下。

一只体形壮硕、威风凛凛、充满自信的壮年雄猎豹朝白雪大声吼叫着。黑鼻不仅没有阻止这一切，反而“啊——啊”愉悦地叫着，邀请雄猎豹一起进餐。

在野生的猎豹群里面，一般分为雄性个体群，也就是单身汉群和雌性群，还有母子群。雄性除了繁殖季节，一般是单独生活的，或者是两只、三只雄性个体待在一起。但是这些雄性个体的领地可能同时与许多雌性个体的领地重叠。雌性个体只是在繁殖季节和雄性待在一块儿。

黑鼻长大了，找回了猎豹的天性，回归了猎豹的群体。

白雪终于明白了，这里是猎豹黑鼻的领地，不是它的领地。它与黑鼻不再是形影不离的异类姐妹。黑鼻已经有了自己同类的异性伴侣。

白雪失望地离开了黑鼻的领地，孤独地回到了自己在纳特龙湖沼泽地芦苇丛中的家。

这几天，小胡狼已从大草原上挑选好了配偶，一起回到了纳特龙湖沼泽地。小胡狼夫妇俩重新标注了领地。小胡狼夫妇的领地，包括了黑鼻以前住过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和白雪现在仍在住的巨型岩石旁的芦苇丛。

白雪回来了，小胡狼夫妻非常害怕，躲着白雪。只要白雪外出或睡觉，它们就开始挖洞。小胡狼夫妇一次又一次地爬进长长的洞穴通道，然后倒退着出来。

它们不断地从巨大的岩石下小胡狼原来的家中挖出沙子、变色的骨头和干枯的粪便。几天后，洞穴通道被彻底清扫干净了。小胡狼夫妇又在老洞穴的旁边挖了一个新洞穴。新洞穴就挖在一棵已倒下的大树根下。这个新洞穴，就是小胡狼妻子的产房，密密麻麻的根茎作为洞穴的屋顶，可以为刚出生的小狼崽遮雨避寒。它们还将干涸的小河旁的一个旧大耳狐的洞穴扩大规模，以迷惑敌人。

现在，只要将狮子白雪赶出领地，小胡狼夫妇及未来的小狼崽就安全了。小胡狼夫妇暗中注视着白雪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机会。

白雪虽然不喜欢小胡狼，但除了黑鼻，它唯一可以

当作伙伴的，就只有小胡狼了。虽然小胡狼白天黑夜都躲着它，但白雪还能远远地感觉到同伴的存在。

白雪是一只狮子，狮子是群居动物，它需要伙伴。

终于有一天，白雪捕猎回来，看到自己居住的芦苇丛旁的巨型岩石下挖了一个洞穴，洞口散布着一些胡狼的粪便。黑鼻曾经住过的歪脖子黄皮刺槐树下，同样也新挖了一个洞穴，洞口同样散布着一些胡狼的粪便。

白雪愤怒了，它大吼着，冲向小胡狼夫妇所在的洞穴，恨不能立即踏平洞穴，将小胡狼夫妇变成腹中之物。可是，小胡狼的洞穴口放置了许多胡狼妈妈的遗骨，那是小胡狼从胡狼妈妈死去的洞穴中扒出来保护自己的护身符。

小胡狼长大了。胡狼聪明而狡诈的天性在小胡狼的身上一点一点表现出来。小胡狼想趁白雪还没长大、还存有对胡狼妈妈依恋感激之情的時候，用计谋将白雪赶出它们共同的领地。

白雪嗅到胡狼妈妈身上熟悉的味道，一段段温馨的记忆软化了白雪。

白雪仰天长吼，离开了纳特龙湖沼泽区的家，将曾经是它、黑鼻和小胡狼共同的领地留给了小胡狼。但它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哪里才是它的家。

狮子天生傲慢尊贵，对周围的各种动物毫不放在眼里。在狮子眼里，其他动物是猎物而非捕猎伙伴。白雪还未长大，自小远离狮群的流浪生涯，使它多了狮子天性中所没有的对异类的情感，缺少了狮子雄踞草原的霸气。

白雪饿极了。离开纳特龙湖沼泽区的芦苇丛，白雪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晃动在金黄色的草原上。离开黑鼻的协助，白雪无法获得猎物。

不知不觉间，在草原上游荡了三天三夜的白雪，又回到了沼泽地边缘的灌木丛——黑鼻的领地上。

黑鼻刚刚做了母亲。黑鼻在灌木丛的花岗岩的巨石下生下了三只幼崽。黑鼻的三只幼崽和其他猎豹妈妈产下的幼崽一样，全身浅黄色的绒毛上均匀地布满了黑色小斑点，头部和背部覆盖着长长的蓝灰色长毛。幼崽们眼睛还没睁开，躺在一小片野草中。

为了确保幼崽的安全，消除生产带来的浓重血腥

味。黑鼻不顾自己产后虚弱的身体，快速舔舐干净幼崽身上的污物，迅速将幼崽转移到二百米远的灌木丛里。黑鼻叼着宝宝的一条后腿，每次搬运一只。在把所有的幼崽都安顿好之后，黑鼻又跑回原来的地方，仔仔细细地搜查着，唯恐落下一只小豹崽。黑鼻要做一个尽心尽责的母亲，倾尽所能哺育后代。

白雪找到黑鼻的时候，黑鼻正在急切地追逐着一只瞪羚，黑鼻产后下奶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只半大的瞪羚身上。黑鼻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中三次用爪子拍击瞪羚的侧面，都没有将瞪羚击倒。瞪羚踉跄着向前奔去，眼看就要逃出黑鼻的追击范围。

忽然，白雪从一片隐蔽的灌木丛中一个扑跃，一下跃上了瞪羚的背脊，将它扑倒在地，一口咬断了瞪羚的脖颈。

没想到，黑鼻并不感激白雪，反而冲着白雪露出了尖利的牙齿。看来，黑鼻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猎豹天性孤僻，产崽的雌性猎豹更是如此。雌性猎豹一旦怀孕，就会在野外独自游荡，独自捕食。它们将巢建在那些草比较密的，或者是丛林的深处，或者是沼

泽地，总之是能够威胁到小猎豹生命安全的猛兽到不了的地方。

黑鼻已做了母亲。它知道狮子天性不但捕食小猎豹，还会捕食成年猎豹。而它的异类姐妹白雪是一只不折不扣的狮子。黑鼻要驱逐白雪，它要捍卫自己的领地，保护自己的幼崽。

黑鼻的无情，激怒了白雪。白雪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只狮子，一只能够雄霸草原的狮子。它也冲着黑鼻露出了锋利的犬牙，发出了一声声狮吼。白雪要明明白白地告诉黑鼻：它是一只狮子，是一只真正的狮子！它完全有能力将一只猎豹撕碎。

白雪对黑鼻的亲情彻底消失了。它拖着完整的猎物——一只半大的瞪羚，在黑鼻惊恐的“啊——啊”声中，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黑鼻的领地，永远地结束了它们之间的友谊。

白雪对黑鼻的行为是多么失望，它认为它们是朋友、是姐妹。可实际上，它们是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大自然重申了自己的生存法则。

在与黑鼻相依为命的一年半中，白雪第一次没有同黑

鼻共享猎物。在这只猎豹面前，白雪维护了狮子的尊严。

白雪再次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属，它在金黄色的大草原上无所适从。

一头与族群失散的小角马跟着它走了一天，一直保持着三十米的距离。当白雪试图抓住它时，小角马天生警惕任何迅速靠近的东西，轻轻朝一边跳去，避开白雪的猛冲。当白雪睡了一觉，继续行走时，小角马再次跟在了它身后。

当它们游荡到一座小土丘上时，小角马看到和缓的峡谷对面站着另一只小角马孤儿。小角马兴高采烈地“呱呱”叫着朝对方跑去。为了逃离孤独，它对一切都视而不见，甚至没有注意到从野草中冒出来的非洲野犬群。野犬群经过短暂的追逐，将小角马扑倒在地。这时，另一头小角马也正急匆匆地朝汇合地点跑来，也被野犬群毫不留情地捕住了。

野犬群撕扯着两头小角马，崭新的生命之光从两只小角马的眼中渐渐消退了。两只小角马生前满怀希望地看见同类朝自己跑来的眼神，深深地留在了白雪的记忆中。

白雪站在小土丘上，冲着天空、冲着大地、冲着野犬群发出了成年雌狮般的吼叫。

虽然白雪有着一身雪白的皮毛，没有金黄色的外衣，但它有着一颗狮子的心，是一只真正的狮子。

白雪要回到同类中去，回到马迦狮群。

第十八章 三只幼狮

白雪徘徊在马迦狮群领地的边缘三天三夜了，不敢再向前踏出一步。白雪害怕大家看它的目光，尤其是表姐耷耳朵那不屑的眼神。两年过去了，但愿大家不再把它当作“怪物”。

两年来，马迦狮群每况愈下。赶走雄狮褐鬃毛后，三只青年流浪雄狮接管了马迦狮群。耷耳朵、金耳姐妹俩虽然已生育了两窝幼崽，但它们的捕猎技术还很不成熟，无法捕获斑马、水牛等大型猎物。

以前，马迦狮群狩猎大型猎物，都是金尾尖找准猎物，冲锋在前。雄狮褐鬃毛紧随其后，迅速制服大型猎物，防止狮群被大型猎物的垂死挣扎弄伤，将狩猎中的危险降到最低。耷耳朵、金耳姐妹俩只负责侧面进攻，壮大声势。

金尾尖一招制敌的进攻技艺，耷耳朵、金耳姐妹俩并没有学会。接管马迦族群的三只青年流浪雄狮认为，雌狮狩猎天经地义，所以一点儿忙也不帮。三只雄狮整天除了睡觉，就是标注领地。五只刚刚成年的青年雌狮更是缺乏狩猎的经验，它们连侧面进攻、壮大声势都做不到位。一会儿，一只雌狮抓了另一只雌狮的尾巴，一会儿，一只雌狮又拍了另一只雌狮一巴掌。每次狩猎都乱成一锅粥。在日常狩猎中，青年雌狮们不是被斑马的蹄子踢了，就是被水牛的角划伤。有两头青年雌狮被公水牛的角挑开了腹部，伤口不断恶化，感染而死。

耷耳朵，这个马迦狮群的雌狮首领，时常会想起金尾尖姨妈在的日子。那时，马迦狮群的食物是多么充足。今天的马迦狮群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全怪可恶的“小怪物”白雪。如果没有白雪这个“小怪物”，金尾尖姨妈就不会离开马迦狮群。马迦狮群的一切灾难都从那个白色的“小怪物”开始。

现在的马迦狮群食不果腹。每天，耷耳朵带领雌狮们辛辛苦苦捕获的一点儿猎物，都进了雄狮三兄弟那永远都填不满的肚皮。轮到母狮进食时，几乎剩下的全都

是皮和骨。耷耳朵和金耳的奶水越来越少，去年的幼崽全都活活饿死了。今年，只有金耳产下了又瘦又小的三只小雌狮，也不知能不能活过这个旱季。

这几天，耷耳朵总是感觉惶恐不安。

先是雄狮三兄弟无视领地边界，悄悄进入了邻近狮群的领地抢食腐肉，被邻近狮群的雄狮们狠狠教训了一顿。老大被抓伤了腹部，老二被咬掉了半只耳朵，老三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后来，在马迦狮群领地的周围出现了一头硕大无比，且长着一身黑森森鬃毛的壮年雄狮黑森。

金耳更是焦躁不安，它不知道自己的三个宝宝将来的命运会怎样。

在狮子的社会中，每次王位更迭都是灾难性的，新入住领地的雄狮会杀死那些被驱逐雄狮的未满两岁的女儿。因为没有子女负担的雌狮，会比较容易接纳新雄狮，新雄狮就会很快当上爸爸，繁衍出延续自己血脉的后代。

金耳的三只幼狮只有六个月大，雌狮外出捕猎时，

它们远远地跟着。以前，三只雄狮还会心不在焉地陪伴陪伴三只幼狮。现在，三只雄狮跑的跑、伤的伤，领地周围还有壮年雄狮黑森时不时地吼叫几嗓子，骚扰一下。雄狮们狮心惶惶，哪里还有心情陪伴幼崽玩游戏。金耳忙于打猎，忙于糊口，无暇顾及三只幼狮。三只幼狮只好远离狩猎场，在金耳认为相对安全的地方自己玩耍，从毫无攻击性的游戏中学习捕猎技巧。

白雪还是没有勇气去见马迦狮群的雌狮首领耷耳朵。

白雪躲在岩石后面，将一只瘸腿的小疣猪放在了金耳的三只幼狮正在玩耍的金合欢树下。三只幼狮围着无法逃跑的小疣猪转了好几圈，谁都不敢上前猎杀。它们的妈妈金耳为了族群的食物，疲于奔命，至今还没给它们带回过活的猎物。白雪这么大时，已经能够活捉小疣猪了。看着三个小家伙围着小疣猪躲躲闪闪，小疣猪的每一下挣扎都让它们露出惊恐的表情，白雪决定带这三只幼狮玩捉小疣猪的游戏。

白雪怕自己的一身白色皮毛吓着它们，试探着从岩石后面慢慢走了出来。三只幼狮一点儿也不害怕，更没

有大惊小怪。可能，幼狮们认为世界上有黄色的狮子，有褐色的狮子，自然就有白色的狮子，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狮子。孩子们的眼睛总是一视同仁地看待周围的一切，没有任何偏见。

白雪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它太爱这些孩子们了。三只幼狮竟然这么容易就接纳了它，专心致志地看着它示范捉小疣猪的游戏。很快，三只幼狮就同白雪滚到了一起，轻柔地蹭着它的面颊。自小，白雪就渴望被族群接纳，被同伴认可，一颗狮子的心被冷落得遍体鳞伤。

亲情，自然的血缘关系，弥漫在白雪柔软的心坎上，它愿意为这些小家伙们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一阵阵狮吼声传来，如雷声滚过大地，震动了整个狮群领地。白雪条件反射似的狂奔出了马迦狮群领地。突然，白雪停了下来，这次的狮吼不同于以往，咆哮声低沉而威严，与以往马迦狮群的三头雄狮暴躁而杂乱的怒吼声截然不同。

三头雄狮被赶走了，强壮的雄狮黑森成了马迦狮群



的新首领。

白雪突然意识到三只幼狮有危险，它迅速转身跑了回来。白雪将金耳的三只幼狮带到了自己藏身的芦苇丛中，把它们藏进了一丛丛芦花底下。

第十九章 雄狮黑森

其实，耷耳朵早就知道白雪在领地周围游荡。耷耳朵之所以视而不见，是因为它害怕接受这个“怪物”。耷耳朵始终认为，马迦狮群每况愈下的惨状，是从金尾尖姨妈生下“怪物”白雪开始的，耷耳朵害怕白雪会给族群带来更大的灾难。

耷耳朵作为雌狮首领，完全有理由将白雪驱逐出领地。但白雪是金尾尖姨妈舍命救下的唯一孩子，耷耳朵不想做得太无情。

金耳也早就看见了白雪的身影，它之所以不接近白雪，是怕白雪这个“怪物”给它的幼崽带来灾难。同时，金耳也害怕姐姐耷耳朵会发现自己偷偷去亲近白雪，因此迁怒于白雪，将它驱逐出领地。

雄狮黑森也知道白雪的存在。并且，三天以来，它

一直偷食着白雪藏起来的小疣猪、黑水鸡。吃饱喝足了的黑森，才有了如此粗野雄浑的吼叫声，才有力气一举夺取了马迦狮群的统治权。

强壮的雄狮黑森夺取马迦狮群的统治权三天了，从巨大的花岗岩山丘顶上不断地传出它低沉而威严的吼叫声。这吼声不但震慑着族群内的雌狮，还震慑着周围邻近狮群，似乎是在警告它的邻居：这儿换了新的族群首领，千万别伸错了爪子，免得被撕成碎片。

黑森重达二百五十千克，身强力壮，胸膛宽阔，形象威武，能力超群，在马迦狮群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任何敢于挑衅者，都会被它压制，连雌狮首领耷耳朵也惧怕它三分。

夜里，强壮的雄狮黑森一马当先，带领雌狮们捕获了一头年老的雄性水牛。两年来，马迦狮群第一次吃上了一顿饱饭，所有的狮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金耳在领地内压低声音，焦急地呼唤着它的三只宝宝。金耳必须在雄狮黑森发现它们之前找到它们。黑森一直站在领地内巨大的花岗岩山丘的最高处，扫视着领

地内的一草一木，尤其是金耳的一举一动。其他的雌狮都乖乖服从于黑森了，只有金耳还心不在焉。

黑森知道，要想让金耳死心塌地地服从于它，必须把金耳的三只幼狮处死。

在领地边缘的芦苇丛中，尽管白雪不分昼夜地捕捉着水鸡，也满足不了三只贪吃的小家伙。白雪急切地等待着三只幼狮的妈妈金耳将它们带走。

三天过去了，金耳的身影没有出现在芦苇丛。黑森那雄浑而威严的吼声，让白雪心惊肉跳，但白雪无论如何也要带领三只幼狮活下去。

趁马迦狮群撑得东倒西歪、呼呼大睡之时，白雪带领着三只幼狮围捕小疣猪。这两年，由于马迦狮群衰落，疣猪家族发展得不错，已经四世同堂了。遍地都是半大的小疣猪在金黄色的草丛中寻找着可吃的草籽。一只小疣猪就有二十千克重，足可以填饱三只幼狮的肚皮。

白雪隐藏在白蚁丘后面的灌木丛中，让三只幼狮将小疣猪驱赶到白蚁丘附近，就像以前的王猎豹黑鼻那样。三只幼狮似乎看懂了白雪示范的捕猎小疣猪的方

法，懵懵懂懂地向小疣猪群冲去，小疣猪吓得四散而逃。三只幼狮却忘记了驱赶小疣猪的目的，它们三个兴奋地在草地上搂抱成一团，滚来滚去，你追我赶，玩起了幼狮们的游戏。

白雪等在白蚁丘后面，却迟迟不见有一只小疣猪经过。等白雪找到三只幼狮时，它们正玩得不亦乐乎，一只小疣猪也不见了。没办法，白雪只好带着三只幼狮，尝试着去挖疣猪崽的洞，或许一下子就能捉五六只疣猪崽，足够三只幼狮饱餐一顿的。

疣猪基本上都是穴居的，它们在夜晚进入洞穴的时候，是后半身先入，头始终对着洞口，这样就能先用它的獠牙来对抗入侵者。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它们会从洞穴中飞速冲出来，以躲避任何可能在洞口等待的掠食者。

白雪它们搜索到了一窝刚刚出生才半个月的小疣猪。母疣猪正准备着外出觅食，疣猪崽在洞中四处走动。疣猪崽还没有长出獠牙，还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白雪带着三只幼狮静静地藏在疣猪洞对面的灌木丛中，全神贯注地盯着疣猪洞中的一切。母疣猪在察看外面的动静，一只好奇心特强的疣猪崽跟着母疣猪来到了

洞口外。三只幼狮恍然回到了半天前捕捉小疣猪的游戏中，同时扑出了灌木丛。没容白雪做出任何反应，老大一口就咬住了疣猪崽的脊背。

小疣猪一声惨叫，母疣猪立刻反应过来，四颗巨大的獠牙刺向了咬住疣猪崽脊背的老大。白雪一声怒吼，一掌拍在了母疣猪的眼睛上。三只幼狮得救了，白雪的前腿却被母疣猪弯弯的獠牙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鲜血顺着它雪白的皮毛流淌了一地。

三只幼狮吓得抱作一团，抖个不停，渴望着妈妈的慰藉。白雪不顾自己的伤痛，将三只幼狮紧紧地拥在怀里，一种瞬间迸发的母性让白雪再一次坚强起来。

白雪带着三只幼狮，凭着它自小流浪练就的寻找腐肉的本能，找到了夜里马迦狮群吃剩的水牛骨架。三只幼狮趁着狮群还在大睡，美美地吃了个饱。

耷耳朵看见了白雪它们，它假装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紧紧地将腹部贴靠在了黑森的头。耷耳朵准备好了，一旦黑森醒来，就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它的视线。

金耳欣喜地看到了它的三只宝宝还活着，并且同白

雪在一起，也看到了白雪受伤的前腿。金耳强忍住追上去的冲动，假装睡梦中醒来，打了个哈欠，翻身爬了起来，挡住了黑森的视线，暗暗目送着白雪一瘸一拐地领着三个小家伙朝芦苇丛走去。

黑森其实早就看到了白雪和三只幼狮，也感觉到了奄耳朵和金耳的行为变化。黑森是一头沉着稳重、充满智慧的壮年雄狮，它不想与雌狮公然为敌，它只想壮大狮群。

白雪回到芦苇丛之后，才突然意识到这次行动的危险性。黑森一定会寻着三只幼狮的气味追杀到芦苇丛。

为了三只幼狮，白雪决定再次远离马迦狮群的领地。

第二十章 活下去

白雪从小独自流浪，特别害怕孤独，渴望亲情。白雪渴望回到马迦狮群，做一只真正的雌狮。白雪想留在马迦狮群领地周围，不再过漂泊无依的流浪生活。可三只小狮子如果留在马迦狮群领地周围，新雄狮黑森随时都有可能将它们咬死。

白雪别无选择，三只小狮子更需要它。两岁半的白雪毅然带着三只六个月大的小狮子，又一次远离了马迦狮群，踏上了漫漫求生路途。

一路上，白雪想起了猎豹黑鼻、胡狼妈妈，甚至没有多少好感的小胡狼。

三只小狮子好奇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一蹦一跳，兴高采烈地跟在白雪的身后，探寻着走过的每一寸土地。

在陌生的土地上，白雪小心翼翼地狩猎，唯恐惊动了领地的主人，使三只小狮子遭到追杀。三天了，白雪没有捕到任何猎物。

三只小狮子饥饿难耐，白雪想让它们用喝水和睡眠的办法驱赶饥饿。白雪带着三只小狮子来到河边，喝了一肚子河水。白雪在河边僻静处找到了一棵高大的猴面包树，它陪伴三只小狮子躺在了树荫里。多日的劳累奔波、觅食艰难，使疲乏的白雪刚躺下就睡着了。

躺下来的三只小狮子，饥饿的感觉更加强烈，它们烦躁不安。于是，三只小狮子偷偷起来，悄悄地在猴面包树周围的杂草丛中寻找老鼠，一无所获。三只小狮子又用稚嫩的爪子刨地、挖洞，幻想着能找到一些老鼠的幼崽。

一只幼小的老鼠出现在了三只小狮子挖开的鼠洞里面，三只小狮子惊喜异常。还没等另外两只小狮子反应过来，老鼠就被眼疾手快的老大吞了下去。另两只小狮子不停地抓咬着老大，企图逼迫老大吐出猎物，共同分享。老大自顾自津津有味地回忆着老鼠肉的味道，露出一副满足的神情。

一条蜥蜴蹦到了它们面前，三只小狮子立刻停止了打闹，争抢而上，都想将蜥蜴抢在口中。蜥蜴蹦跳着越逃越远……

一群小象在靠近河边的树荫下吃草、嬉戏，一只小象鼻中喷出的河水洒在了正在追赶蜥蜴的三只小狮子身上。三只小狮子大怒，自以为还在马迦狮群的领地上，咆哮着爬上了旁边的一棵歪脖子树桩，瞄准还在喷水玩耍的小象，不偏不倚齐刷刷地骑到了小象的背上。小象大吃一惊，竖起长鼻子吹响了求救的警报。

周围的大象纷纷赶了过来。三只小狮子一看大势不妙，在小象的脊背胡乱咬了几口，顺着小象的尾巴和鼻子，滑到了地面上，逃回白雪所在的猴面包树下。

草原有草原的规则。三只流浪的小狮子居然敢对大象的幼崽下口，这在草原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大象愤怒了，大象从来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象群的躁动惊醒了猴面包树下的白雪。

当白雪发现三只小狮子不见了时，迷迷糊糊的白雪

吓得马上清醒了，它焦急地呼唤着三只小狮子回到它身边。没等白雪搞清楚周围的状况，象群就追着三只小狮子来到了猴面包树下。白雪急中生智，迅速驮起三只小狮子，将前腿搭在猴面包树的树干上。三只小狮子踩着白雪的肩胛和努力抬高的头顶，陆陆续续地爬上了猴面包树的树杈。白雪紧随其后，也爬上了猴面包树。四只狮子稳稳地俯卧在了猴面包树粗大的树杈上。

象群老首领惊呆了，它在大草原上生活了五十多年，还没见过能这样爬树的狮子。

象群将猴面包树团团围住，用长鼻抽打着猴面包树的树干，就是够不到树上的四只狮子。四只狮子看着树下束手无策的象群，露出獠牙，兴奋地咆哮着，挑战着大象的极限。

象群老首领扬起长鼻，拉响了冲锋的号角。十几头大象将象牙顶在猴面包树的树干上，用力撞击。树干丝毫未动，只是撞出了好多深洞，向外冒着清水；树梢似一阵大风刮过，乒乒乓乓掉下了无数的猴面包果实，更加激起了象群的狂躁。象群毫无章法地发泄着愤怒，草丛被踏平，周围的灌木被踩烂，猴面包树依然屹立不倒。

大自然母亲会公平地对待它的每一个孩子。白雪自小由于一身白色的皮毛，吃尽了苦头，但同时也锻炼出了它非凡的意志和本领。

七天过去了，三头小狮子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已经接近虚脱。现在，正是旱季的末尾，雨季将来未来之时。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都在经受着生死煎熬。

白雪几乎绝望了。

但是，白雪是一只狮子，万兽之王。尽管在别的狮子看来，白雪是一只怪物，但白雪始终以自己是一头狮子，拥有一颗狮子的心而自豪。

或许明天雨季就来了。或许，金耳明天就能找到它们。

活下去，争取一天是一天，争取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一点点希望也不能放弃。这是大自然母亲教给白雪的。

现在，白雪只剩下了从胡狼妈妈那里学来的诱捕因帕拉羚羊这一绝招。为了三只小狮子能活下去，白雪带着三只小狮子找到了因帕拉羚羊旱季宿营的地方。白雪

让三只小狮子躲在远处的草丛中，它自己潜入到处都是采采蝇、蚊子、吸血毒蛛的灌木丛，忍住万箭穿心的痛痒，去诱捕因帕拉羚羊，喂给三只小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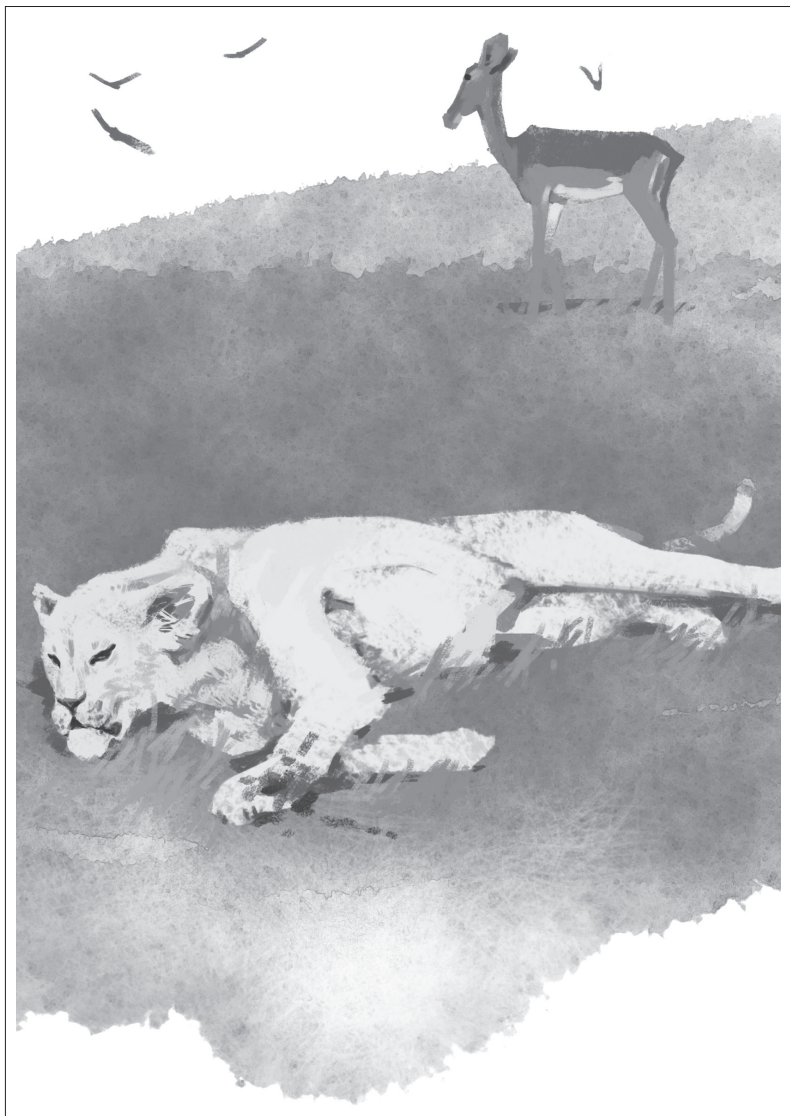
一群因帕拉羚羊群正在吃草，白雪躺卧在离它们五十米远的地方，一动不动，白雪身上叮满了采采蝇、蚊子，还有吸血毒蛛。白雪要向因帕拉羚羊证明自己是只无害的狮子，是一只垂死的狮子。

可是，三个小时过去了，五个小时过去了，白雪感觉自己不用伪装了，饥饿与疼痛使白雪接近虚脱，一种将死的感觉真的来临了，天空中一群肉垂秃鹫正在白雪上方聚拢。太阳即将落下远方的地平线，或许，明天白雪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了。

白雪一动不动，一只粉蝶落在了白雪白中带黄的尾鬃上，把白雪的尾尖当成了一截干枯的树枝。

一只今年雨季刚出生的小因帕拉羚羊，好奇地向这边看着，慢慢朝这边挪动着脚步，等待着白雪的反应。见白雪一动不动，小因帕拉羚羊走了过来。忽然，垂死的白雪猛地从地面跃起，死死地咬住了小羚羊的脖子。

第二天黎明，等白雪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金耳已



在为其舔舐伤口。三只小狮子肚子鼓鼓地趴在白雪的周围，乖乖地等待着白雪醒来。

白雪躺在金耳温暖的腹下，再一次幸福地睡了过去。自从妈妈金尾尖离开白雪后，白雪从未踏踏实实地睡过一觉。尤其是带着三只小狮子流浪的这十多天里，白雪更是觉得责任重大，不敢稍有懈怠。

金耳和白雪带着小狮子远远地离开了马迦狮群的领地，直到第二年的雨季来临。

第二十一章 回到狮群

第二年的雨季，三只小雌狮子已经两岁多了。金耳带着它们，还有白雪，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马迦狮群。

马迦狮群的雌性首领耷耳朵率领着全体雌狮热情地接纳了它们。白雪救出了三只小雌狮，对马迦狮群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族群的尊重和厚爱。现在，曾经的三只小雌狮已经长大，雄狮黑森也没有必要再去追杀它们了。

雄狮黑森治家有方，将整个狮群管理得井然有序，耷耳朵和众雌狮的狩猎水平大有长进，整个马迦狮群又一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去年雨季出生的十二只小狮子，健康活泼，茁壮成长。现在的马迦狮群总共有大大小小二十二只狮子。

作为一只真正的狮子，白雪的集体生活刚刚开始。白雪六个月就离开了狮群，缺少捕捉大型猎物的集体训练。现在，白雪还不知道狮群如何围猎，在围猎中又如何防范风险。

狮子是现存猫科动物中唯一真正过着群居社会生活的动物，依靠群体的力量围猎是它们最重要的捕猎方式。

现在是雨季，领地内有大量的角马。耷耳朵和金耳把白雪带在身边，像教少年狮子一样，给白雪做着如何围猎角马的示范。

耷耳朵和金耳漫不经心地看着远处一群角马，这是一群怪模怪样的动物：脑袋沉重而迟钝，脸上长着蓬乱的白色颌毛与瘤节，弯弯的像水牛一样的角让它显得有些狂暴。为了弥补颈部过于稀疏的丝状黑色鬃毛，角马的脖子上长了几道垂直的黑色条纹，笨重的肩膀后面是细长的后半身和多毛的尾巴。一只孤零零的角马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但成群结队的角马就拥有一种奇异的壮美和力量。

突然，耷耳朵看见两头公角马顺着灌木丛边缘朝它们所在的方向走来，弯弯的双角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

时隐时现。耆耳朵和金耳立刻走下花岗岩山丘，半蹲着移动。白雪和少年狮子们悄悄从花岗岩山丘的另一侧下来，隐藏在了花岗岩山丘下高高的草丛中。

耆耳朵穿过灌木丛，停下脚步，回头看看跟在后面的金耳，然后蹑手蹑脚地越过一个坚实的土堆，钻进一片高高的草丛，趴在地上。金耳藏在灌木丛的边缘，在耆耳朵的对面。如果两头角马继续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就会直接进入耆耳朵设置的圈套中。

白雪偷偷躲开少年狮子们的视线，顺着花岗岩山丘下的一条浅浅的沟壑，匍匐着藏在了耆耳朵身后五十米处坑坑洼洼的草地上。白雪找了一个浅坑趴在了里面，努力地将一身白色的皮毛压低，目不转睛地盯着耆耳朵，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围猎的机会。

突然，走在前面的角马在距离耆耳朵它们三十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回头望着同伴，似乎在告诉同伴发现了危险。就在这时，金耳冲了出来，伏身迅速向前飞奔。

两头角马转身躲闪，动作狂乱，速度越来越快，逃向了耆耳朵身后坑坑洼洼的草地。耆耳朵和金耳失望地看着越跑越远的两头角马，准备回到花岗岩山丘上，继

续寻找狩猎角马的机会。

白雪眼看着两头角马越来越近，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只有十八米了。在坑坑洼洼的草地上，角马的速度慢了下来。白雪一个起跳，一下就抓住了跑在前面的公角马的脖子，咬住了它的喉咙。跟在后面的公角马仓皇躲闪，细长的前腿跌进了一个洞里，没等它拔出前腿站稳，耷耳朵和金耳就赶了过来，扑到了第二头角马的背上，咬住了它的脖颈。

就这样，耷耳朵和金耳耐心地将马迦狮群的围猎技能，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给了白雪。白雪快速学习着马迦狮群的围猎技术，它在不懈努力着，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猎手。

终于，白雪作为主猎手，捕获了一只角马；白雪又作为主猎手，捕获了一头斑马。白雪成了族群中名副其实的优秀猎手，捕猎技术仅次于耷耳朵和金耳，有时候甚至比耷耳朵和金耳做得更好。

白雪自小流浪，和妈妈金尾尖、猎豹黑鼻、胡狼母子一起生活的经历，使它学到了许多其他狮子不知道的狩猎技巧。捕猎的间隙，大家都愿意跟着白雪学学掏小

疣猪、追捕野兔、捉水鸡这些有趣的小本领。

白雪在这个友好的大家族中，尽情地弥补着幼年时离群生活的遗憾。

第二十二章 金球、黄球

白雪在灌木丛中的一块巨大岩石上，为雄狮黑森产下了两只浅黄褐色、带棕黑色斑点的小狮子——金球和黄球。

白雪幸福极了。

不过，白雪很清楚，虽然两只幼崽的皮毛是正常的，但它自己雪白的皮毛会给两个小家伙带来灾难。白雪迅速将两只幼崽转移到了一处僻静的洞穴中。这个洞穴有三个出口。白雪每次出入洞穴的时候都绕过洞口的灌木丛，从花岗岩山丘的背面进入。

这是白雪从胡狼妈妈那里学到的。白雪知道，作为万兽之王的狮子，做事情不应该如此谨小慎微。但白雪毕竟是一只白色的狮子，它耀眼的白色皮毛时刻都会威胁到两只幼崽的安全。白雪作为一个母亲，无论怎样小

心，都是必要的。只要是对两只宝宝有利的，白雪都会不厌其烦地去做，不管是否符合狮子世界的行为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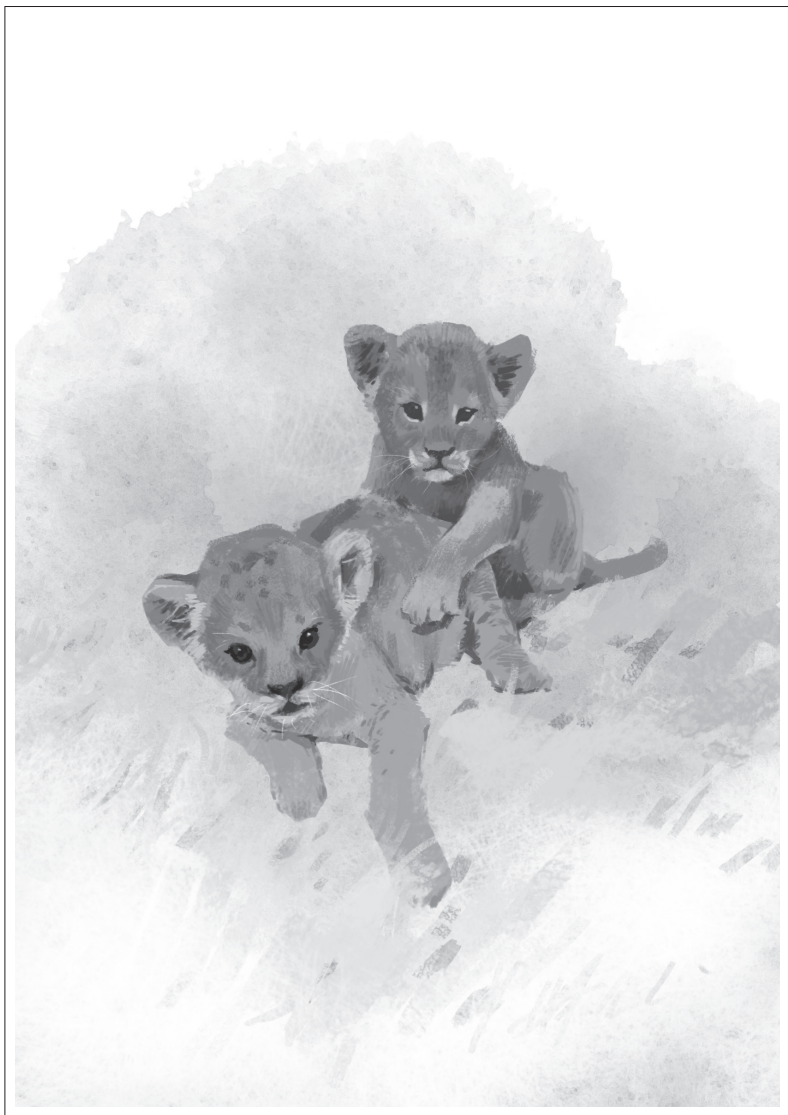
小心、小心、再小心。白雪每次给宝宝们喂奶时，都将宝宝们叼出洞穴。在远离洞穴的花岗岩山丘的另一侧的灌木丛中进行，以减少喂奶的气味给宝宝们带来的危险。就这样，每隔三到四天，白雪都会给宝宝们更换一个新的住所。白雪用嘴轻轻咬住幼崽的肩膀，一只一只地把它们衔到新居。

虽然白雪比其他正常的狮子妈妈要辛苦几倍，但白雪乐在其中。看着两只宝宝慢慢地睁开了蓝灰色的眼睛，学会了走路，一点点长出乳牙，披上了金黄色的皮毛，白雪一颗悬着的心慢慢地放了下来。

白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满足。

白雪在努力做着狮子母亲。

不知不觉间，白雪的两个宝宝——金球和黄球已经两个半月大了，金耳的五个宝宝也已经两个半月大了。两个半月大的小狮子可以加入到群体生活中去了。白雪和金耳同时将七个宝宝带回了狮群。



耷耳朵和黑森带着雌狮狩猎还未归来。十二只少年狮子看到新成员，立刻蹦蹦跳跳地过去迎接它们。金耳的五只幼崽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家庭，同哥哥、姐姐们玩在了一起。白雪的两只幼崽却很害怕陌生的同类。

作为一个狮子妈妈，白雪过于谨慎了，它把金球、黄球像胡狼妈妈养育小胡狼一样来养活。白雪把幼崽独自藏在洞穴或灌木丛里，一躲就是一天一夜，不让它们乱动，怕引起食肉动物的注意。白雪从不和幼崽一起休息，更不会陪伴幼崽追逐嬉戏、打闹。每次喂完奶后，白雪从来不会温柔地拍打和摆弄幼崽，每次都是匆匆来、匆匆去，将与幼崽待在一起的时间缩到最短。白雪唯恐自己躲避不及时，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引起鬣狗或猛禽的注意，给幼崽带来危险。

在众多的小狮子面前，黄球和金球吓得躲到白雪身后。

过了一个小时，小家伙们才变得大胆起来。金球小心翼翼地朝金耳的幼崽靠近一两米，接着不知所措地猛冲回白雪身边，轻柔地蹭着妈妈的面颊。白雪拍了拍金球的头，给了它几分自信。

经过好几次犹犹豫豫的接近与退却，金球终于同金

耳的五只幼崽一一相互碰了碰鼻子。躲在远处的黄球看到姐姐平安无事地同其他小狮子玩在了一起，也躲躲闪闪地蹭到了白雪的身边。白雪蹭了蹭黄球的头，将它送到正滚在一起的六只小狮子中间。很快，黄球也同它们滚在了一起。

可是，白雪忧心忡忡地趴在一边，还是很为两只幼崽的未来担心：它这么一个身披白色耀眼皮毛的母亲，该如何教会孩子们像一只正常狮子一样生活、捕猎呢？

直到太阳西下，耷耳朵才率领雌狮垂头丧气地回来，嘴中空无一物。原来，领地内的角马和斑马一夜之间全迁徙走了。

严酷的旱季来临了。

耷耳朵决定，更改马迦狮群原先在黎明狩猎角马和斑马的计划，它决定带领雌狮在夜间偷袭水牛。

第二十三章 夜袭老水牛

接下来的几天里，马迦狮群夜袭水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耷耳朵带领雌狮们只找到了几只未能迁徙走的病残的小羚羊，狮群在饥饿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又一个黄昏来临，金耳将五只幼崽托付给白雪一起照顾，自己决定要与耷耳朵它们一起夜间偷袭水牛。

非洲野水牛重达八百千克，是成年狮子的四倍，水牛巨型的弯角和有利的蹄脚是最有效的防卫武器。如果猎手稍有胆怯，就会贻误战机，给整个捕猎团队带来灾难。一只公水牛能同时将两只雌狮挑翻在地，一群暴躁的公水牛甚至能将狮子踏碎。马迦狮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将水牛当作猎物的。

白雪帮助金耳养大的三只青年雌狮，从未参与过夜间偷袭水牛的狩猎行动。所以，三头青年雌狮不能作为

这次夜间偷袭水牛行动的主力，只能跟随主攻手实地观摩这次围猎行动。

马迦狮群夜袭水牛缺少有经验的主攻手，金耳决定自己担任主攻手。白雪挡住了金耳，它要出猎，担任风险最大的主攻手。

虽然白雪也没有参与过狮群夜袭水牛的行动，但白雪历经磨难，胆大心细，捕猎技术精湛。金耳相信白雪既然能独自猎杀成年角马和斑马，自然也能击倒一头被围困的成年水牛。金耳始终对白雪心存感激：三只青年雌狮能够长大，依靠的就是白雪的帮助，如果没有白雪，它的孩子们是活不下来的。

夜里，狮群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一头远离牛群、正在独自吃夜草的老公水牛。白雪埋伏在了离公水牛不远的白蚁堆后面，做好了扑击的准备，三只青年雌狮也躲在了离白蚁堆不远的水塘边。耷耳朵带领三头青年雌狮匍匐前进，从三面合围老水牛，将老水牛逼向白雪它们所在的方向。水牛是一种危险的动物，雄狮黑森也参与了这次狩猎，它站在远处一块高高的岩石上，做好了最后

猎杀的准备。

耷耳朵和三头青年雌狮已潜行到足够近的位置了，它们突然发动了袭击。惊慌失措的老水牛狂奔向白蚁堆附近。黑森跳下岩石，向白蚁堆跑去。

白雪已做好了准备，只等老水牛再靠近一点儿就跃上老水牛的脖颈，咬住老水牛的口鼻。老水牛突然改变了逃跑路线，踏着一只青年雌狮的肩胛，直接跳进了旁边的水塘里。白雪的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像一盏信号灯一样，给老水牛发出了信号。

白雪紧随老水牛也勇敢地冲进了水里，但其他雌狮不愿下水冒险，独自在深水中的白雪无计可施。狮子不擅于水中作战，水牛比狮子更熟悉水中的环境，狮子在水中很可能会遭受牛角致命的攻击。雌狮们守候在岸边，想等老水牛力气耗尽后再扑上去。

本来，白雪可以在老水牛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跃上它的脖颈，将它的口鼻咬住，控制老水牛的两只角，使它失去反抗能力。然后，耷耳朵它们会齐心协力把庞大的老水牛扑倒，黑森再用它锋利的獠牙咬断老水牛的喉管，这样一来，狮群的饕餮盛宴就可以马上开始了。但

由于白雪的毛色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一切都改变了，狮群前功尽弃。

清晨，几头年轻力壮的公水牛冲到水塘边，到处横冲直撞。趁着雌狮们分神的机会，老水牛跃出水塘，远远地逃走了。

狮群忙乱了一夜，却一无所获，只好打道回府睡觉，等待夜晚再次降临。

谁也没有责备白雪的意思，但白雪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白雪盼着黑夜尽快降临，好将功补过。

未等夜幕完全笼罩大草原，饥饿的雌狮们就出发了。

雌狮们很快就盯上了一群吃草归来的野水牛。耷耳朵瞄准了队尾的一头水牛，这头水牛一瘸一拐地走着，前腿似乎有伤。

耷耳朵和雌狮们埋伏在了水牛将要经过的路两边。白雪努力地将身体尽量压低，一动不动，伪装成一块白色的岩石，其他雌狮潜伏在草丛中，只等水牛群慢慢通过，狮群就会一举将落在队尾那个倒霉蛋猎杀，这头水牛足够让整个狮群饱食一顿。

距离雌狮们埋伏的地点还有三十米，水牛群的头领忽然停住了，它远远地盯着白雪所在的地方，疑惑地叫了几声，然后带着水牛群改变了行进的方向。

雌狮们又一次一无所获。

马迦狮群大大小小二十九头狮子又将在饥饿难耐中度过一天。

雌狮们开始远远地躲着白雪。

白雪羞愧难当，独自走向了领地边缘的灌木丛。白雪想冒着被母疣猪獠牙刺穿腹部的危险，捉只小疣猪给孩子们吃。可就连疣猪似乎也跟白雪过不去，它们早都搬家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雪孤独地徘徊在马迦狮群宿营地的不远处，迟迟不好意思回家。远远地，白雪看见金耳正在给金球、黄球等七只幼崽喂奶。

第二十四章 母亲的心

夜幕降临了，雌狮们又一次出发了。

金耳带着七只幼崽找到白雪，拍了拍白雪的头，摩挲着白雪的面颊。金耳是在示意白雪不要泄气，好好在家照顾七只幼崽和十二只少年狮子，它要跟随狮群去偷袭水牛。

金球、黄球很快就藏在草丛中睡着了。金球、黄球自出生到回到族群的两个半月时间里，白雪除了喂奶，从不与它们在一起，都是偷偷地在离它们三十米左右的距离守护着它们。金球和黄球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静地睡觉，如果它们偶尔相互玩耍、嬉戏跑得远一点儿，或者弄出的动静大一点儿，都会遭到白雪的阻止和警告。

回到族群以后，金球、黄球很少与金耳的五只幼崽玩在一起，更不会主动跟着十二只少年狮子在草丛中追逐、嬉戏、打闹、练习追踪猎物。

当狮群杀死猎物时，金耳的五只幼崽会张牙舞爪地争抢猎物，不惧怕雄狮黑森的厉声呵斥和雌狮们的撕抓。胆小的金球和黄球只会木然地站在疯狂抢食的狮群后面，胆战心惊地看着这一切。只等狮群撤走后，它们才开始舔食地上的肉渣。即使白雪将一片肉放在金球和黄球面前，也会被别的狮子抢走，而金球和黄球居然连狮子惯常的龇牙咧嘴的愤怒表情都没有。

正常的幼狮很早就学会保护自己的食物，习惯了面对分抢猎物时遭受到的暴力拒绝。当它们还是蹒跚学步的小幼崽时，就意识到必须拼搏才能生存。为维护自己的一小片食物，小狮子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利爪，狠狠地抓一头比自己大四十倍的雄狮的鼻子。

可是，金球和黄球的性情越来越像畏畏缩缩的胡狼，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完全没有小狮子活泼和霸道的天性。

金耳的五只幼崽却怎么也不肯藏在草丛中睡觉。它们自出生的那天起，就习惯了在妈妈温柔的舔舐和拍打下安睡。五只幼崽“啊——嗷，啊——嗷”地叫着，一步不离地追随着白雪，企图躺在白雪的腹下睡觉，享受睡前温馨的爱抚。白雪很害怕幼崽的叫声会引来夜间觅食的鬣狗。

草原上的鬣狗是一种丑陋而可怕的动物，它们卷曲蓬乱的黄毛上有着不规则的暗褐色斑纹。它们脑袋圆，脖子粗，一对耳朵上长着稀稀落落的杂毛，前腿长，后腿短，一副猥琐相。单只鬣狗懦弱怕事，结成大群的鬣狗却无所畏惧，十分嚣张。

现在是旱季，大型动物都迁徙走了，鬣狗找食腐肉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狮子幼崽也列入了鬣狗捕猎的食谱。

白雪只好陪在五只幼崽身边。白雪想等五只幼崽熟睡后再离开它们，退到离它们三十米左右的距离远远地保护它们，以免自己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引起鬣狗或猛禽的注意，给幼崽们带来危险。

五只幼崽相互嬉闹着，四处乱跑，迟迟不肯入睡，急得白雪在草地上追来追去。十二只少年狮子趁机从藏身的地方蹦了出来，兴奋地加入到了追逐幼崽的行列中。

白雪好不容易才把五只幼崽聚拢起来，带回睡觉的草丛。十二只兴奋的少年狮子忽然扑过来，试图用前爪捉弄五只幼崽。五只幼崽用后腿站着暴跳起来，扑向十二只少年狮子，扑打着十二只少年狮子的鼻子。十二只少年狮子大声咆哮着，朝空中挥动着爪子，装腔作势地戏弄着五只幼崽。

白雪面对混乱的局面无计可施，奔来跑去，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月光下，白雪不断跑动的身影，像一盏月夜中的信号灯，将鬣狗群吸引了过来。鬣狗以为狮群在围猎，想来抢一口食物。

二十只鬣狗的眼睛闪烁着绿光，草原上如同游动着一盏盏小灯笼。这群鬣狗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一个个龋着白森森的牙齿，发出恐怖的咆哮，向着白雪它们逼近，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

草原上的狮子们是没有胆量跟大群鬣狗较量的。它

们害怕大群的鬣狗迂回进攻，尤其害怕它们无坚不摧的牙齿。鬣狗的牙齿是那样地锋利，就连大象的骨头也能咬碎。

十二只少年狮子迅速爬上了附近低矮的树木，一闪不见了。五只幼崽“啊——嗷，啊——嗷”地叫着，寻求着妈妈的保护。金球、黄球也被鬣狗的吠叫声吵醒了，懵懵懂懂地向白雪这边跑来。

白雪毫不迟疑地咬向自己的前腿，撕开了右前腿的旧伤，跑向马迦狮群狩猎的地方。白雪想用新鲜的血腥味和自己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引开鬣狗。可白雪的想法还未来得及实施，鬣狗群就已经发现了七只狮子幼崽。白雪回过身来，奋不顾身地扑向七只幼崽，将它们牢牢地护在了自己的腹下，无所畏惧地向鬣狗怒吼着，向狮群发出了报警声。

鬣狗这种猥琐的动物，最擅长从别的食肉动物手中抢食。

现在，鬣狗群已把七只幼崽看作它们的盘中餐。把它们从一只雌狮那里抢来，自然不成问题，但鬣狗们忘



记了，白雪不仅是一只雌狮，还是一个狮子母亲。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一个母亲的信念和勇气。

白雪死守着七只幼崽，一步也不肯退让。白雪撕开的前腿在滴血，这更刺激了鬣狗嗜血的天性。白雪的耳朵，白雪的腹部，白雪的屁股都被鬣狗那可以咬断骨头的利齿撕咬得血肉模糊。

更多的鬣狗蜂拥而上，爬上了白雪的背。二十多只饥饿的鬣狗在撕食着白雪鲜活的躯体……

鬣狗“啊哈——哈”地狂笑着，如同群魔乱舞，此时的草原变成了黑暗血腥的地狱。

听到白雪的报警声后，赶来救援的马迦狮群向这边飞奔而来……

白雪在坚守着，等待着狮群赶来，用一颗母亲的心、勇敢的心、狮子的心……

尾 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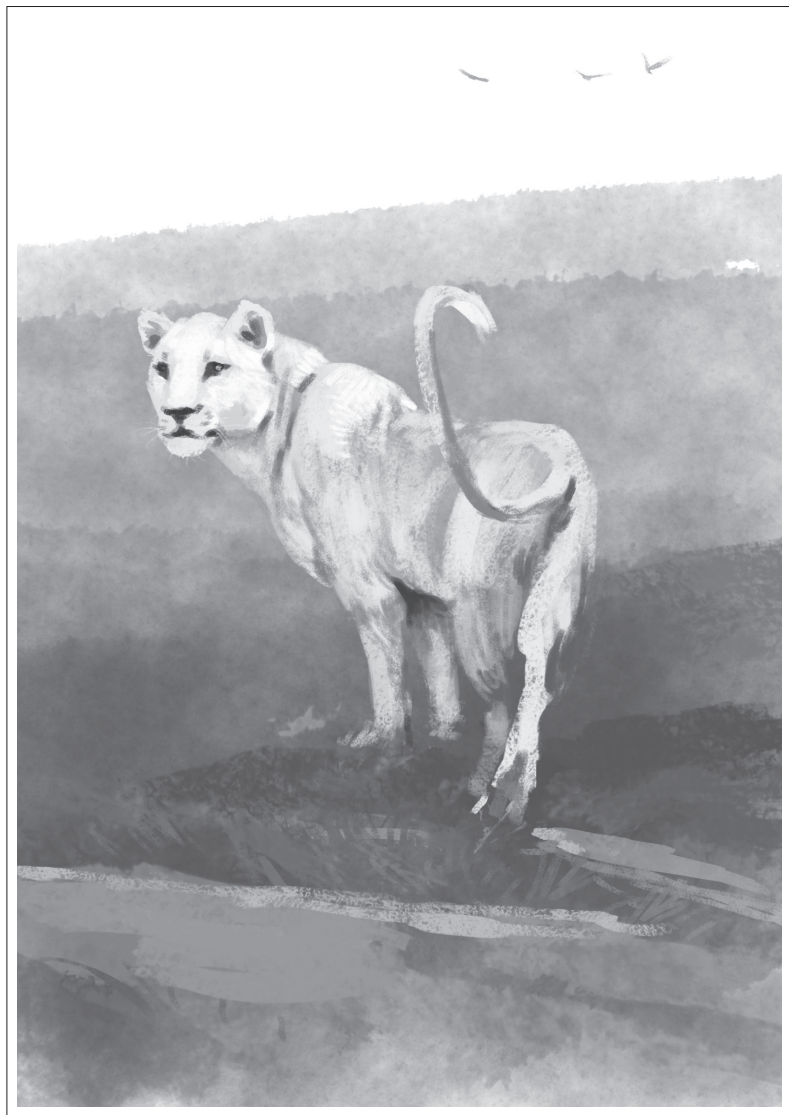
最终，白雪还是离开了马迦狮群，离开了丰饶的家园。

白雪爱它的幼崽，比任何一个母亲都爱，白雪的这种爱不是一个正常的狮子母亲所能理解的。

可是，它的金球、黄球长大后，要过一头正常狮子的生活，要融到伙伴们中去，要学习狩猎的技巧。所有这些，白雪都给不了它的孩子们，因为它长着一身耀眼的白色皮毛，只会给它们带来灾难，特别是在旱季金色的大草原上。而这一切，金耳会给它们。

在白雪受伤的这些日子里，金耳不但喂养、保护着金球和黄球，还陪它们玩耍嬉戏，让金球和黄球感受到了一个母亲的温暖。金球和黄球不再像胡狼一样懦弱，开始显露出狮子尊贵而勇敢的本性。

白雪历经千辛万苦回到马迦狮群，在它的金球和黄



球不到三个月大的时候，又开始了独自流浪的生活。白雪离开狮群，是为了金球和黄球能像真正的狮子那样长大，是为了整个马迦狮群发展壮大。

谁能理解一颗狮子的心？

自然博物馆 狮子

拉丁文学名：*Panthera leo*

分类：哺乳纲 食肉目 猫科

狮子与老虎同为猫科中最大的动物，威风凛凛，居于非洲及印度的一部分地区。狮子被称为万兽之王、草原霸主，是猫科动物中唯一群居生活的动物。

雌狮经过三个半月的孕期，会在灌木丛中或其他隐蔽地点生下幼崽，一次可产下2~5只仔。初生的小狮子只有1.4千克重，几乎无法爬行，非常无助。出生10~15天后，它们会睁开眼睛，蓝灰色的眼珠将在几个月内逐渐变成黄色。大约10周大时，小狮子由妈妈带着返回狮群，加入狮群与兄弟姐妹一同生活。

狮群中的小狮子通常同时出生，它们一起长大，互相玩耍，磨炼勇气，从毫无攻击性的游戏中学习

捕猎技巧。1岁时，小狮子便随母亲出猎，观察捕食技巧。

小狮子出生时，毛呈浅黄褐色，带棕黑色斑点。毛皮颜色随年龄增长渐趋一致，然后披上金黄的美丽色泽，因与草原旱季高大的干草颜色相近，所以保护色效果极佳。

雄狮和雌狮的体形、重量都不同。雄性体长2.6~3.3米，重150~250千克，比雌性既重且大20%~50%。雌狮没有狮鬃，雄狮狮鬃庞大厚实，外表特征非常明显。

同一个狮群的雄狮和雌狮权力平等，它们以紧密的联系为基础共同生活。狮群关系可保持数年。雌狮通常终生留在同一狮群中，身份由女儿升级为母亲，负责捕猎并共同抚养小狮子。雄狮担负着监视狮群、保护领地的重大责任。但雄狮不是狮群的永久成员。

80%~90%的捕猎行为由雌狮负责。地形、喜好、猎物的反击方式都影响着雄狮和雌狮的捕猎技巧。雄狮一般在清晨、黄昏、深夜时出猎。它们潜藏在高高

的草丛后面，等待前来低头吃草的动物。等到猎物离它30米左右时，它会迅速出击，将猎物扑倒在地。几分钟之内，猎物因食道气管被咬断而丧命。雌狮捕猎时，会持续咬住猎物的口鼻部，使它窒息。雌狮多是群体捕猎，用围堵逼近的策略。

狮子特别适应露天捕捉大型哺乳动物，这要归因于它们良好的合作。虽然如此，它们猎食仍然不易，成功概率不高，差不多只有25%。

狮群的捕食对象范围很广，常捕杀非洲野水牛、瞪羚、长颈鹿，但它们更愿意猎食体形中等偏上的有蹄类动物，比如斑马、黑斑羚，以及其他种类的羚羊。有时候狮子还会打打疣猪和鸵鸟的主意。

一般来说，猎来食物后，狮群的全体成员都可分享。但食物的分配有着严格的、近乎残酷的等级规定。首先享用猎物的是群体中的雄狮，接下来吃食的是群体中的成年雌狮和小狮子。

白狮子往往由毛色正常的黄色雌狮所生，是非洲

狮基因遗传变异的结果。科学研究表明，白狮可能是一种远古的狮子亚种，生活在北极等较为寒冷、被冰雪覆盖的野生环境中，白色是当时生活环境较为有利的保护色。后经生物演化，这一亚种逐渐消失，但白色毛色的基因仍存在于现今少数黄色非洲狮的体内。

由于现存的狮子多生活在非洲稀树草原上，草原大部分时间是金黄色的，非洲狮中白狮子的雪白皮毛在野外环境中较为显眼，隐蔽性差，致使白狮子存活率低，捕食成功率低，生存较为艰难。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 博

八岁时，我写了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已经连续创作动物小说十六年了。出于对动物学的兴趣，我成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后来转入中文系。现在，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由于所学专业的原因，我用寒暑假的时间到云南、贵州、青藏高原等地进行动物学、民间文学和人类学考察。草原和高山上的太阳、月亮、星辰、疾风，以及那里形形色色的生灵，都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书本上读不到的哲理。

与动物和自然相处的经历，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这些经验不仅为我提供了动物小说创作素材，更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自然，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观念。而非洲，那片属于大型野生动物的土地，唤起了我最初的

创作热情。

非洲，是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上小学时，我在一座被群山环抱的野生动物养殖基地生活了三年。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巨大，由数座连绵的山丘组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养殖基地中的围栏依山而建，相当宽敞，给成群的梅花鹿、鸵鸟、孔雀等动物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动物在野生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进入不同的野生动物养殖区域，就如同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养殖基地的东北角位于地势平坦的山脚下，是黄沙连绵的鸵鸟养殖区，被围栏隔开的鸵鸟群踏起滚滚黄沙。负责饲养鸵鸟的是一个饲养员爷爷。他是一名很有经验的野生动物饲养员，曾经在南非、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农场和私人动物园工作过。他养过非洲野水牛、养过斑马、养过鸵鸟……甚至还养过一头非洲象！

那时，我最喜欢看科普书籍。从书上，我知道野生的麻雀可以驯养为宠物。于是我想，鸵鸟应该也可以驯化的。在我的一再央求下，饲养员爷爷开始和我一起驯

服一只两三个月大的小鸵鸟。没多久，我便在饲养员爷爷的带领下，骑着鸵鸟到附近的山村小学上学了，所到之处，赢来一片赞叹声。那时的我，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想：“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骑着鸵鸟上学的孩子吧。”

在野生动物养殖基地，饲养员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常常给我讲一些来自非洲热带草原和牧场的动物故事。饲养员爷爷说，花豹和狒狒群是非洲草原上的世仇，在非洲的旷野中时常能看到狒狒群与花豹争夺领土的场面；非洲野犬是非洲草原最聪明的动物，在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犬最困难的时候，饲养员爷爷曾经把肉块喂给它吃过；在非洲时，饲养员爷爷曾经参与过捕捉野生鸵鸟的行动，以便得到优良品种；繁殖季的雄性非洲野水牛脾气非常暴躁，饲养非洲野水牛需要十分小心……

饲养员爷爷还曾经给我讲过一只白狮的故事。一只白色的雌狮时常在农场附近游荡，而关于这只狮子的来历，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在饲养员爷爷口中，这只白色的雌狮是极为神秘的动物。学习了生物科学之后，我明白了这种情况是非洲狮的一种基因突变，而白

狮在野外环境下将比它的同类面临更多的危险与挑战，能活到成年的白狮必然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磨砺。

在辽阔无边的星空下，我依偎在饲养员爷爷身旁，听着雄鸵鸟雄浑的吼声，想象着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大陆……后来，我以饲养员爷爷口中的故事为原型，写下了许多关于非洲动物的故事，这是我最早创作的一批动物小说。

现在，我把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关于非洲的几部动物小说重新整理创作，作为“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整体推出，包括《豹的世仇》《狮子的心》《野犬王朝》《野牛的故事》四部。原本应当属于“非洲系列”的长篇小说《鸵鸟家族》已在“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中出版，就不再纳入该系列中。

在这个系列中，我在探索一种与“旷野系列”（《火烈马》《狼群的覆灭》《鸵鸟家族》《猿人部落》）不同的动物小说写作方式。我希望能用翔实的动物学事实、曲折的情节、口语化的语言，向小读者们讲述那些来自非洲的动物传说……
